

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

二



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

前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學士贈太師諡文忠公蘇軾

紀行

詩九十二首

壬寅二月有 詔令郡吏分往屬縣減決囚禁自

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寶雞號郿蓋屋四縣既畢事

因朝謁太平宮而宿於南溪溪堂遂並南山而西

至樓觀大秦寺延生觀仙遊潭十九日乃歸作詩

五百言以記凡所經歷者寄子由

普潤曰好時故有詔減決囚禁則令郡吏分往屬縣而先生

所得則寶雞號郿蓋屋四縣也

遠人罹水旱王命釋俘囚分縣傳明詔

得勝遊

來孤鎮登臨憶武侯

於陳倉築此城 崢嶸依絕壁

奔流

之博聞 以 半夜人呼急橫空火氣浮天遙殊不辨風急已誰

收曉入陳倉縣

以山得名山有石雞與山雞不別趙高燒山山雞飛去而石雞

賣酒樓煙煤已狼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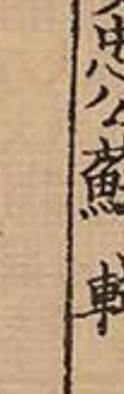
寶雞火作相去三十里而見於武成

公自注 曰縣有雞爪峯龍宮寺

歸路走吾州

南 雞縣 欲往安能遂將還為少留

南 雞縣 欲往安能遂將還為少留



雞事 回趨西號道 西號號叔所封平王東 却渡小河洲聞

道磻溪石猶存渭水頭蒼崖雖有跡大釣本無鈞 日自寶雞

行至號聞太公磻溪石在縣東南十八里猶有投竿晚餌兩膝所著之

處曰太公以直鈞釣盧全詩人鈞曲我鈞直差哉我鈞反無食

曰楚辭曰以直針而為鈞兮又何魚之能得蓋古 東去過郿塢孤

人所鈞其意不在魚耳若任公之鈞其幾是乎

城象漢劉 十五日至郿縣有董卓城象長安俗謂 誰言董公

健 勃然曰天下健者何必董公 竟復伍孚讎 曰越騎校尉伍

刺之不中左右執孚孚大言 白刃俄生肘 曰王允與呂布謀誅卓

曰恨不得磔裂叛賊於都市 黃金謾似丘 曰卓郿塢中珍藏有

於肘腋之下言布當與卓結為父子而卒殺卓也 黃金謾似丘 曰卓郿塢中珍藏有

話補遺曰杜詩當知肘腋事自 黃金謾似丘 曰卓郿塢中珍藏有

及樂鏡徒肘腋是趙滅智伯事 黃金謾似丘 曰卓郿塢中珍藏有

片錦綺積 平生聞太白 曰太白山在武功縣諺云武功太白去天

如丘山 平生聞太白 曰太白山在武功縣諺云武功太白去天

十六洞天記第十一太白山洞周回五百里鬼谷子於此授術

絕冰雪更周叟 曰選賦 竟復伍孚讎 曰越騎校尉伍

之術祠廟 一見駐行騶鼓角誰能試風雷果致不出已奇

在長安 一見駐行騶鼓角誰能試風雷果致不出已奇

懶方睡餅罐小容 俗作小相傳云軍行鳴鼓角

上有秋其靈以今歲早方議取之 懶方睡餅罐小容 俗作小相傳云軍行鳴鼓角

偷秋也 懶方睡餅罐小容 俗作小相傳云軍行鳴鼓角

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 懶方睡餅罐小容 俗作小相傳云軍行鳴鼓角

南沿江多荻荻冬月縱火焚多燒起睡龍 懶方睡餅罐小容 俗作小相傳云軍行鳴鼓角

盤屋縣事也西京賦右極盤至并卷鄧鄩之下李善注云盤至

山名寰宇記長安志皆云山中曰盤水曲曰屋故今云二也

氣象侔 古謂伊洛河為三川唐以劍南東西及山 近山麩麥

早臨水竹篁脩 十六日至盤至以近山地美氣

謂 太宗皇帝也揚雄傳爰清淨符命 行宮畫冕旒 天子之冕藻

也 侍臣簪武弁女樂抱笙篴 晉笙篴引云二十三絲動紫皇

也 侍臣簪武弁女樂抱笙篴 晉笙篴引云二十三絲動紫皇

也 侍臣簪武弁女樂抱笙篴 晉笙篴引云二十三絲動紫皇

也 侍臣簪武弁女樂抱笙篴 晉笙篴引云二十三絲動紫皇

也 侍臣簪武弁女樂抱笙篴 晉笙篴引云二十三絲動紫皇

也 侍臣簪武弁女樂抱笙篴 晉笙篴引云二十三絲動紫皇

也 侍臣簪武弁女樂抱笙篴 晉笙篴引云二十三絲動紫皇

也 侍臣簪武弁女樂抱笙篴 晉笙篴引云二十三絲動紫皇

也 侍臣簪武弁女樂抱笙篴 晉笙篴引云二十三絲動紫皇

巨劍被髮凜雙眸 謂太平官 二聖御容此官乃太宗皇帝時有





是日自磻溪往陽平憩於麻田青峯寺之下院翠

麓亭

不到峯前寺空來渭上村此亭聊可喜脩徑豈辭捫谷映  
朱欄秀山含古木尊路窮敬馬石斷林缺見河奔馬困嘶青  
草僧留薦晚殮我來秋日午旱久石牀温安得雲如蓋

隋孔範賦白雲抱幽石詩云白雲浮遠蓋飄飄遠石飛董思詠雲帝鄉  
白雲起飛蓋止天閣詩曰三水小牘唐皇甫湜撰云安定郡有峴陽峯  
峯上有池若雨則雲起池中若車  
蓋然故里謠曰峴山張蓋雲霧常能令雨瀉盆  
翻盆共看山下稻涼葉晚翻翻

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宿於高山中蟠龍寺

橫槎晚渡碧澗口碧澗杜詩首芹碧澗蓋美騎馬夜入南山谷

斜谷中暗水響瀧瀧嶺上踈星明煜煜寺藏崑底千萬仞

路轉山腰三百曲風生饑虎嘯空林月黑驚鷹磨窞窞竹入

門突兀見深殿杜甫宿贊上人房詩照併七月爨有殘燭

魏無酒食待遊人斫杉松煮溪菽板閣獨眠驚旅枕木

魚曉動隨僧粥起觀萬瓦鬱參差日亂山巖散紅綠門前

商賈負椒菽山後咫尺連巴蜀何時歸耕江上田一夜心逐

南飛鷓

是日至下馬磧甜於北山僧舍有閣曰懷賢南直

斜谷西臨五丈原諸葛孔明所從出師也

南望斜谷口三山如犬牙西觀五丈原鬱屈如長蛇按長安

志引水經注曰斜水北歷斜谷過五丈原亦謂之武功水又曰武功蓋  
在渭水南鄠縣地是今先生信雨於嶺縣之磻溪故所經由望見鄠縣  
之五丈原  
有懷諸葛公萬騎出漢巴

按蜀志建興十二年諸葛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  
武功五丈原與司馬仲達對於渭南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  
吏士寂

如水蕭蕭聞馬過蕭蕭馬鳴公才與曹丕豈止十倍加

亮傳先主病篤召亮謂曰君才  
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定大事  
內尚冠里馮翊在故城內大上皇廟西南扶風在夕陽  
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漢武帝改曰京兆尹左馮翊  
風共治長安  
顧瞻三輔間

城中是為三輔後漢光武之後勢若風卷沙子七詩一朝

長星墜見傳注載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竟使蜀婦髻厚

山僧豈知此一室老煙霞秦系詩曰往事逐煙散

故山依渭斜按長安志引水經曰渭客來空弔古唐李華

清溪落悲笳杜詩

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留風水洞見待

春山礫礫鳴春禽此間不可無我吟路長漫漫傍江浦此

間不可無君語金鯽池邊不見君按先生詩話云舊讀蘇子

曉溜浮梅萼知君繫馬巖花落杜詩出城三日尚透

遲妻擊怪罵歸何時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

風水洞二首和李節推按杭州圖經云洞去錢塘

風轉鳴空穴泉幽寫石門虛心聞地籟莊子南郭子綦謂

而未聞地籟也妄意覓桃源陶潛桃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

花林林盡水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行數

十里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自云先

世避秦來此停數日辭去既出得其船便指前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

太守說如此即遣人隨其往遂迷不復得路桃源事詳見第八

卷留題仙遊潭過客詩難好居僧語不繁歸瓶得冰雪清冷

慰文園曰司馬相如為孝文

園令有消渴之疾也

按富陽縣圖經云縣管十鄉前地理志秦分三十六郡富春

屬會稽漢京帝封河間孝王為子元為富春侯晉武帝太元

中避簡文鄭太

右詳改曰富陽

獨遲留初不偷此語及碎錢糖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

復遊池上投餅餌乃略出不食復入則此魚自珍貴蓋久矣見曰按圖

經開化寺開寶三年建智曇即此建六

和塔金魚池在寺後以開水底有金魚

州圖經定山在錢塘葑治之西南四十七里

楊符太平寰宇記云定山突出浙江數百丈

馬少年清且婉風巖水穴舊聞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橋

曉溜浮梅萼知君繫馬巖花落

遲妻擊怪罵歸何時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

曰先生詩案云熙寧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杭州遊風水洞留題



山前乳水隔塵凡山上仙風舞檜杉細細龍鱗生亂石景純遊

仙詩閭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注云允團團羊角轉空巖角風也

為閭闔風水波渙然如魚鱗之起也團團羊角轉空巖角風也

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團團羊角轉空巖角風也

上許慎注云扶攀也搖動也抱了戾也扶搖如羊角轉如白紫行而上

也於讀馮夷窟宅非樑棟馮夷弘農華陰人也服八石得水

魚鱗宮此馮馮夷窟宅非樑棟馮夷弘農華陰人也服八石得水

夷窟宅也馮夷窟宅非樑棟馮夷弘農華陰人也服八石得水

載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高子蓋三子之道乘風而

歸次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高子蓋三子之道乘風而

意謂行新法之後世事日益艱難小人爭進各務譏毀軾度思之不可

以合又不可以容故欲奔官卜隱居之地也詩集作吾欲出詩案作欲

去從詩案

新城道中二首王曰按新城縣圖經縣管十二鄉吳大帝

淳元年分富春西境置新城號上縣皇新城道中二首王曰按新城縣圖經縣管十二鄉吳大帝

朝仍之拒杭州之西南一百三十三里新城道中二首王曰按新城縣圖經縣管十二鄉吳大帝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蒼苔間積雨聲嶺上晴雲披絮帽退之

詩晴雲如擘絮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蒼苔間積雨聲嶺上晴雲披絮帽退之

勃下廷尉太右以冒絮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蒼苔間積雨聲嶺上晴雲披絮帽退之

樹頭初日掛銅鉦謂鐘也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西崦人家應最

之曰日之樹頭初日掛銅鉦謂鐘也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西崦人家應最

狀如銅盤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西崦人家應最

樂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西崦人家應最

身世悠悠我此行溪邊委轡聽溪聲散材畏見搜林斧疲

馬思聞卷旆鉦細雨足時茶戶喜亂山深處長官清人間歧路

知多少試向桑田問耦耕耦耕字即長

過淮知多少試向桑田問耦耕耦耕字即長

朝離新息縣初亂一水碧暮宿淮南村已渡千山赤巖廳號

古戍霧雨暗破驛回頭梁楚郊水與中原隔黃州在何許想

像雲夢澤雲夢澤在安州安陸縣黃州在何許想

如寄耳初不擇所適但有魚與稻生理已自畢獨喜小兒子

少小事安佚相從艱難中肝肺如鐵石賦序云宋廣平正資勳

賦序云宋廣平正資勳

賦序云宋廣平正資勳

賦序云宋廣平正資勳

貝疑其鐵腸石便應與晤語何止寄衰疾時家在子由處獨與兒子萬南來

別黃州

先生以元豐三年二月至黃州八月也

病瘡老馬不任鞿

杜詩云日暮不收鳥啄瘡

猶向君王得敝幃

不奔為理

馬也

曲禮云是惟字在之字韻今微字

桑下豈無三宿戀

腸米

曰楚人云長腰瘦米縮項鮪魚言美味也盧全云惟有撐腸柱腹文字五千卷也

闊領先裁蓋瘦

衣

曰韻語陽秋云汝人多苦瘦故歐陽公汝嬰詩云偏婦垂公定

裁領

投老江湖終不失

王義之言王述

來時莫遣故人非

男大

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

王義之言王述

來時莫遣故人非

清風弄水月街山

李太白云青

幽人夜渡吳王峴

峴在武昌

送我南來不辭遠

江南又聞出塞曲

亂馬壁賈胡百數欲害之

憤龍愁為余變我記江邊枯柳樹未死相逢真識面他年一

葉沂江來

還吹此曲相迎餞

自興國往筠宿石田驛南二十五里野人舍

溪上青山三百疊

快馬輕衫來一抹倚山脩竹有人家橫

道清泉知我渴芒鞋竹杖自輕軟蒲薦松床亦香滑夜深

風露滿中庭惟見孤螢自開闔

將至筠先寄遲遠二猶子

元豐七年

露宿風食六百里

曰風俗通古人草居露宿杜詩風食江柳下

犀角兒

鄭語史伯言幽王惡

先逢玉雪王郎子

逢王郎子

建昌方北行也

太平廣記王仙客幼記其舅家舅女曰無歸矣皆幼

相狎舅母常戲呼仙客為王郎子

曰韓退之馬繼祖墓誌云肌

肉玉雪

對床欲作連夜語

云那知風雨夜後此對床眠

念汝還

可憐也

須戴星起夜來夢見小於菟遠小名虎兒猶是髮髦垂

兩耳詩云髮髦兩髦華憶過濟南春未動三子出迎殘

雪裏我時移守古河東酒肉淋漓渾舍喜而今憔悴一羸馬

逆旅擔夫相汝爾杜醉時歌云忘形到爾汝出城見我定驚

嗟身健窮愁不須耻我為乃翁留十日掣電一歡何足恃

制手電言疾也惟當火急作新詩一醉兩翁勝酒美杜牧之

禪家有掣電之機詩酒美杜牧之

端午游真如遲適遠從子由在酒局

一與子由別却數七端午身隨絲繫五月五日以五綵

不病瘟名心與日歡苦昌本昌昌蒲根切之四寸為菹性論云

長命縵今年匹馬來佳節日夜數兒童喜我至典衣具雞

黍水餅既懷鄉飯筒仍慙楚續齊諧記屈原以五月五日

以竹筒貯飯祭之謂言必一碎使作西川語寧知是官身糟麴困薰

煮灰曰言丁由猶推三子出古刹放禪祖高談付梁羅詩

律到阿虎歸來一調笑慰此長齟齬梁羅詩

正月一日雪中過淮謁客回作二首

十里清淮上長堤轉雪龍冰崖落發齒曰發齒以狀冰崖

山上山則去前齒風葉亂表昔曰左傳云狐裘蒙茸一國三

下山則去後齒雨不萬頃穿銀海曰銀海以狀水也先生雪詩云光

成花玉峯從來脩月手西陽雜俎云鄭仁本與其中表遊山迷路見

常有八萬三千戶脩之我其一也因開僕示之有合在廣寒宮曰

斧斤數事玉屑飯兩累分遺鄭曰食此可無疾

十州記冬至月伏廣寒之宮養魄於廣寒之地

攢眉有底恨得句不妨清霽霧開寒谷饑鷓舞雪城橋聲春

市散塔影暮淮平曰塔影不用殘燈火船牕夜自明

元豐七年有詔京東淮南築高麗亭館密海二

州騷然有逃亡者明年賦過之歎其壯麗留一絕云

簷簷飛舞垣墻外桑柘蕭條斤斧餘盡賜昆邪作奴婢  
前漢汲黯傳匈奴渾邪王來降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入請間見武帝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與今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以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不知償得此人無為陛下弗取也

### 過密州次韻趙明叔喬禹功

先生依舊廣文貧

趙明叔也先生嘗在密州時所謂趙教授者也鄭度為廣文館博士當時號之曰

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

老守時遭醉尉噴

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

宿廣亭下

而歸故以故將軍比之

汝輩何曾堪一笑

儕相對復三人

此則先生謂其與趙明叔喬禹功黃雞催

曉淒涼曲

黃雞催曉淒涼曲

次公曰

白樂天初見白髮感秋詩云白髮映朱顏一別膠西舊朋友

即密州也

舟舟歸約五胡春

### 再過常山和昔年留別詩

偃樓山前叟

曰左傳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偃

夢亦如幻

念念非昔人江湖久放浪朝市誰相親却尋泉

源去桃花逢避秦

陶潛桃源記晉武陵人捕魚忽逢桃花林

風水洞

### 再過超然臺贈太守霍翔

昔飲零泉別常山天寒歲在龍蛇間

後漢鄭玄傳玄夢見

為龍已為地歲在龍蛇賢人嗟

曰公辰年冬未罷知密州正在辰

問山中兒童拍手笑

曰李襄陽歌曰襄陽小兒齊拍手攔

泥似問我西去何當還

十年不赴竹馬約

告之既還先期一日止于野亭

須期乃入扁舟獨與漁蓑閑重來

父老喜在我扶挈老幼相遮攀

當時襁褓皆七尺

大夫辨夫家之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蹠云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許先生離密山上云歲在龍蛇間

由辰年至今乙丑元豐八年才十年而我安得留朱顏天云又無大

耳而云強祿皆七尺則亦誇言之也蔡頌問今太守為誰歟護羗充國鬢未斑

曰漢護羗校尉趙充國擊先零上屯田策躬持牛酒勞行役無復杞菊寒慙先生

落日在馬耳雪詩云試掃北臺看馬耳照耀金碧開煙鬢邦

淇自古北流水自箕縣北遙東武西北派合於淇之水漢東流入維

跳波下瀨鳴玳環願公談笑作石埭坐使城郭生

溪灣縣蓋邦與扶同音

### 與葉淳老侯敷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秉道有詩

#### 次韻二首

君不見元帥府前羅萬戟濤頭未順千弩射史云梁開平四

年武肅王錢氏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之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

不就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禱於晉山祠既而潮水避錢塘東

擊西陵遂至今鳳皇山下路日取璞臨安地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

龍盤舞到城下有鳳皇長借一箭開兩翼我鑿西湖還

舊觀書云喚若神明相還舊觀一眼已盡西南碧又将回奪

浮山險東南四十里先生開河奏狀云潮水自海東來勢若雷震而浮

山峙於江中千艘夜下無南北坐陳三策本人謀時賈讓奏言

以亂潮水惟留一諾待我畫後漢汝南太守范老病

三策見溝洫志

思歸真暫寓功名如幻終何得從來自笑畫蛇足楚世家

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畫地為蛇地先成者獨飲之一人舉

酒而起曰吾地先成吾能為之只奪之酒而飲之曰地固無足今為

非地也此事何殊食雞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憐君嗜好更

迂闊得我新詩喜折屐全安過戶限心其喜不覺最齒之折江

湖粗了我徑歸餘事後來當潤色一庵閑卧洞霄宮杭州有

洞霄井有丹砂水長赤移居子孫輒殘折他人居其故宅復累世

壽疑其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

丹砂數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壽

荆溪父老愁三害下斬長蛟本無賴晉史周處陽羨人也

膂力絕人縱情肆慾州曲

患之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

而不為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荅曰南山白

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吾能除平生倔强韓退之文字

猶為鱈魚戒韓愈刺史潮州知鱈魚石門之役萬金耳首

鼠不為吾已隘江湖開塞古有數兩鵠飛來告成壞前漢

童謠曰壞陂誰謂子威飯我且羹羊勸農使者非常人一言已

破黎民駭上饒史君更超逸地名為上饒坐睨好山如累

塊髯張乃我結襪生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謂釋之曰為我結襪釋

之跪而結之人或讓王生王生曰吾自度終無益於張詩酒淋漓

廷尉故耶使結襪以重之者帝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詩酒淋漓

出狂怪我作水衡生作丞曹也教藁遂之謙對上笑拜遂為水衡

都尉王生為水衡丞或曰此兩王生事而他日歸朝同此拜

先生併用之豈誤記為一事耶更俟明識曰陳

叔達太宗時拜禮部尚書帝曰武德時內難潛構知公有讒言今之此拜有以相荅

我性苦臨水曰宋玉云登得穎意甚奇到官十日來

老而癡使君實不癡流水有令姿曰爾雅吏民笑相

郡十餘里不駛亦不遲亦不遲陶淵明詩不駛

流曲而漪畫船俯明鏡笑問汝為誰語子為誰忽然生鱗甲

相娛嬉聲色與臭味顛倒眩小兒等是兒戲物水中少磷

溜因言臨水乃論玩水之好賢於聲色臭趙陳兩歐陽同

參天人師曰天人師言佛也趙陳言觀妙各有得曰老子

淮上早發曰洞天福地記淮源出南

澹月傾雲曉角哀小風吹水碧鱗開此生定向江湖老默

數淮中十往來

觀其共賦泛穎詩

白樂詩到官十日見鏡生二毛

白樂詩到官十日見鏡生二毛

行宿泗間見徐州張天驥次舊韻

三年三躡過淮舟款段還逢馬少游謂後漢馬援弟少游嘗

馬使鄉里稱善人足矣無事不妨長好飲謂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著書自

要且窮愁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云孤松早偃元非病

石則偃耳又劉禹錫偃松詩引云侍中後閣前有數年輒偃但於根下遇

我時當去松中大根唯留四旁須根則無不偃倦鳥雖還豈是

休援曰端明歸去來云鳥倦飛而知還更欲河邊幾來往祇今霜雪已蒙頭

七年九月自廣陵召還復館于浴室東堂八年六

月乞會稽將出汶公乞詩乃復用前韻三首

乞郡三章字半斜乞越州也廟堂傳笑眼昏花上人問我蓬

留意待賜頭網八餅茶尚書學士得賜頭網龍

夢繞吳山却月廊白梅盧橘覺猶香杭州梵天寺有月廊

會稽且作頂更意從此歸田菜最良平子曰文選張

南來去此幾時歸倦鳥孤雲豈有期無心而出

斷送一生消底物送一生唯有酒三年光景六篇詩

臨城道中作

予初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今將適嶺

表頗以是為恨過臨城內丘天氣忽清徹西望太行草

木可數岡巒北走崖谷秀傑忽悟歎曰吾南遷其速返

乎退之衡山之祥也書以付邁使志之張器先曰按年譜紹

九知定州就任降知英州未到任再舉惠州安置

逐客何人着眼看史記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請一切逐客太

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愚谷能留柳柳子厚謫居永州名其

見愚可獨衡山解識韓愚之謂衡岳廟詩我來正逢秋兩節陰

溪對能感通須更靜掃來鋒出仰見突兀撐青空

過湯陰市得豌豆大麥粥示三兒子一首

朔野方赤地張安國曰吳興雜錄載河墻但黃塵秋霖暗豆漆

夏早懼麥人厚曰本草蕎麥取人作飯逆旅唱晨粥行庖得時

珍青班照七筋脆響嗚牙齧玉食謝故吏厚曰前漢陳咸傳

浩蕩寄此身爭勸加飲食厚曰古詩上言加實無負吏民何

當萬里客歸及三年新厚曰左傳成十年日不食新

過高郵寄孫君孚

過淮風氣清一洗塵埃容水木漸幽茂菰蒲雜游龍厚曰詩

以其放縱枝葉故謂之游龍厚曰本草云合歡即夜合

極細而敏系密青枝散紅昔美人游不歸一笑當誰供故園在

何處已偃手種松我行或失路厚曰自傷其行歸夢千山重

聞君有負郭二頃收橫從厚曰史記蘇秦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

橫從其畝厚曰杜詩林卷野畢秋穫躬牀聞夜春厚曰杜詩林哉何

所憂枉酒粥面醜官游豈不好母令到千鍾

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風得鐘山泉公書寄詩為謝

今日江頭天色惡礙車雲起風欲作厚曰國史補暴風獨望

鍾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鶴寶公骨冷喚不聞却有老

泉來喚人電眸虎齒霹靂舌厚曰王戎眼爛爛如品下電集

知水味厚曰曹溪六祖道他年若畫蔣山圖厚曰蔣山為

作泉公喚居士

慈湖峽阻風五首

捍索桅竿立嘯空厚曰桅竿兩邊索謂之篙師酣寢浪花

中故應菅蒯知心腹厚曰左傳云維有弱纜能爭萬里風

此生歸路愈茫茫然無數青山水拍天厚曰退之詩海猶有小

艇來賣餅喜聞墟落在山前



我行都是退之詩真有人家水半扉韓愈退之宿曾江口詩云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  
千頃桑麻在舡底空餘石髮挂魚衣爾雅釋草蒲澤石衣注水名也一名石髮江東食之  
日輪亭午汗珠融太平御覽日在午曰亭午誰識南詔長養功南詔注詔  
也暴雨過雲聊一仗未妨明月却當空復見唯自詩須更折減  
卧看落月橫千丈起喚清風得半帆舟子之常事彼中舟子善  
相風角行則呼且並水村歌側過杜詩巴童蕩漿歌人間  
何處不巉巖

過廬山下一首 并引

子過廬山下雲物騰涌默有禱焉未午眾峰凜然故  
作是詩

亂雲欲埋山勢與飄風南詩卷阿群鷺相應和勇往爭

驂驪可憐蒼蔚中詩蒼蔚蔚時出紫翠嵐杜詩鴈

沒失東嶺龍騰見西龕詩龕一時供坐笑百態太一風破

塊北賈誼風大鈞物塊北無根注塊壘也

過白氏草堂山有二泉出石間名曰雙玉間萬壽院南三清颼掃

渾酣廓然歸何處陋矣安足戲亭直此系霄峯峯勿窈白石庵

五老數松雪雙谿落天潭老峯雙谿皆廬山事也雖云默禱應

詩潛心默禱若有應顧有移文慙仕又欲過舊隱孔德璋假山靈之

辭以責之謂

江西一首

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杜詩白沙翠竹江村

尤清冽金石以為氏舟行十里磨九龍水曰龍蓋即灘也篙聲

擘确相春撞石擘确確行遲微醉臥欲醒聞淙淙真欲一口汲

老龐傳錄龐居士蘊參馬祖云不與萬法為侶者何人得

雋窺魚石處也左傳得雋曰克退之以魚詩得雋語時器舉義絕

叫尺鯉雙傳云投馬絕叫

八月七月初入贛過惶恐灘

七千里外二毛人潘安仁秋興賦余春十八灘頭一葉身

山憶喜懽勞遠夢蜀道有錯喜地名惶恐泣孤臣長風

送客添帆腹積雨浮舟減石鱗石上流其波如魚鱗故曰石鱗

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

是知津矣

過大庾嶺

一念失垢汙身心洞清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莊子受命

拊我頂結髮授長生太守詩全語先生用此蓋有所感也仙人

宿建封寺曉登盡善亭望韶石三首韶石在韶州

雙闕浮光照短亭韶石在韶州至今猿

魚龍舞洞庭韶石在韶州西巡

蜀人文賦楚人辭堯在崇山舜九疑司馬相如大人賦

南來萬里亦何為疑在南方聖主若非真得道

嶺海東南月窟西嶺海東南月窟西功成天已錫玄圭

東來隱會稽也馬所葬先生以終前篇堯舜事皆言其本不死耳禹亦

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

到處聚觀香案吏唐史若仗在紫宸內閣則起居舍人夾香

案此邦宜着玉堂仙翰林院公廡謂之玉堂李肇翰林誌云特

吏

江雲漠漠桂花濕賈曰王元之小畜集載江雨來梅兩脩脩荔子然

厚曰周處風土記夏至之雨名為黃海雨聞道黃柑常抵鵲蓋鐵論云崑山之旁以玉抵鵲不容

朱橘更論錢朱橘不論錢恰從神武來弘景掛神武門上書辨祿

便向羅浮見稚川晉書葛洪字稚川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嶠巖

發廣州

朝市日已遠此身良自如三杯軟飽後飲酒為軟飽一枕黑

甜餘睡為黑甜蒲澗踈鐘外黃灣落木初朝碑云在廣州治

之東南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天涯未覺遠處處各樵漁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聖元年十月三日也

彷彿曾遊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西京雜記高祖既作

物色惟舊男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家吏民驚馬怪坐何事父老相

攜迎此翁蘇武定知還漠北厚曰蘇武使匈奴在匈奴管寧自

欲老遠東厚曰三國志管寧北海朱孟人方天下大

嶺南萬人皆春色嶺南萬人皆春色會有此人客寓公厚曰公蓋言公爵而

寄寓者也

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

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詩示之厚曰按年譜紹

年六十二在惠州五月再責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即雷州

也是歲子由亦貶雷州五月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相別

渡海七月十三日至貶所

九疑聯綿屬衡湘厚曰李太白遠別離云九疑聯綿皆相似

九峯一曰蕭韶二曰女英三曰石城四曰娥皇五曰朱明六曰桂林七

曰華蓋八曰巴林九曰石樓周回百餘里其形相似見者疑之故曰九

疑蒼梧獨在天一方厚曰杜詩我行山孤城吹角煙樹裏

曰李遠晚泊潤州聞角落月未落江茫茫幽人撫枕坐歎息

古樂府白紵歌愁來夜墜我行忽至舜所藏厚曰蒼梧郡今梧州

猶歎息撫紵思君終反側海聖恩尚許遙相忘厚曰文選古詩兩宮

日葬者江邊父老能說子白須紅頰如君長莫嫌瓊雷隔雲

藏也平生學道真寶意豈

與窮達俱存亡天其以我為箕子古箕子之國也要使此意留

要荒厚曰蠻夷要他年誰作輿地志厚曰唐藝文志顧野海

南萬里真吾鄉

行瓊儋間有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

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此數句

四洲環一島厚曰四洲言瓊崖儋萬也賈捐之傳百洞蟠其中

我行西北隅如渡月半弓登高望中原厚曰阮籍詠懷詩登高

但見積水空此生當安歸厚曰晉書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

將安歸耶四顧真途窮厚曰晉書阮籍率意獨駕不由眇觀大瀛

海厚曰赤縣神州乃有大瀛海環其外也坐詠談天翁厚曰史記齊人

區區魏中梁厚曰魏中梁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一米誰雌雄厚曰莊

動鱗甲為谷酣笙鐘安知非群仙鈞天宴未終厚曰史記趙

夫曰我亦帝所甚熟與百神遊於鈞天喜我歸有期與酒屬青童

仙童董君也急雨豈無意催詩走群龍厚曰杜詩片雲頭上

龍無首吉夢亟忽變色笑電亦改容厚曰楚詞神女謂之朝

神異傳玉女投壺天為之笑則電故謂之笑電應怪東坡老顏衰語徒工久矣此妙

聲不聞蓬萊宮

次前韻寄子由

我少即多難還回一生中厚曰還回屯百年不易滿厚曰李白

寸寸鸞弓老矣復何言榮辱今兩空泥丸尚一路厚曰李賀

餘皆窮似聞崆峒西仇池迎此翁厚曰崆峒在秦州山也其西

是洞天之地先生嘗夢游之胡為釋南海復駕垂天雄厚曰莊子

有意居焉正在崆峒之西也下視九萬里浩浩徒積風厚曰莊子言

白鵬賦云雄無所爭下視九萬里浩浩徒積風厚曰莊子言

而上又云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視下也亦若回望古合州屬此

是又云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琉璃鐘李賀將進酒別離何足道我生豈有終渡海十

年歸方鏡照兩童重童子日童即瞳也項羽贊云舜重童子項羽又

公龍後漢費長房須臾公歸公與一竹杖曰歸此任所之則峨眉

向我笑錦水為君容水經云錦江織錦則濯之江流而錦至

天人巧相勝史記申包胥曰人衆不獨數子工指點昔遊

處點虛無是征路蒿萊生故宮

澄邁驛通潮閣二首

倦客愁聞歸路遙眼明飛閣俯長橋貪看白鷺橫秋浦不

覺青林沒晚潮冷齋夜話云余游儋耳登望海亭注間有壁

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詞其中曰帝告巫陽曰有

香天低鷓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曹子建善哉行苦雨終風也解晴

參橫升轉欲三更月沒參橫北斗闌苦雨終風也解晴

雲散月明誰點綴道子夜月色無玷

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餘魯叟東桴意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

九死南荒吾不恨楚辭離

自雷適廉宿於興廉村淨行院

荒涼海南北佛舍如雞栖借用朱伯厚忽此榕林中

跨空飛棋枰當門冽碧井洗我兩足泥高

堂磨新靴洞户分角圭麻石潭出角圭倒牀便甘寢鼻息如

虹霓僮僕不肯去我為半日稽李涉題鶴林寺詩云因過

晨登一葉舟葉舟樂天詩波上一葉舟醉兀十里溪醒來知

何處歸路老更迷

任曰杜詩山晚停雲合歸時恐路迷

藤州江上夜起對月贈邵道士

十國按先生送邵道人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

識月呼作白玉盤我心本如此月滿江不湍起舞者誰歟

舞莫作三人看

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牀頭有白酒盞若

白露漙漙

府白紵歌秋風蕭瑟白露漙漙獨醉還獨醒夜氣清漫

乘一葉

將至廣州用過韻寄邁迨二子

皇天遣出家臨老乃學道北歸為兒子破戒堪一笑披雲

見天眼

音猶杳杳大兒汝眾穉四歲守孤嶠次子病學齋三折乃

粗曉

何時定所至皆可老莫學柳儀曹

詩書教蠻獠

亦莫事登陟

溪山有何好安居與我游閉

戶淨洒掃

予昔過嶺而南題詩龍泉鐘上今復過而北次前韻

秋風卷黃落

朝兩洗綠淨

艱嶮未敢忘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

過嶺二首

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於是皆魯諸生三十餘人其所不能致者二人

致者二人

此言建中靖國間新天子即位必新定禮儀

斬着南冠不到頭

楚鐘儀為囚於晉它日晉侯見之曰南冠

曰柳子厚六字詩云一生

却隨北鴈與歸休

月令季冬平生

不作鬼三窟

晉書王衍為宰相以弟澄為荆州族弟敦為青州

足以為三窟識者鄙之

當日無人送臨賀

漢揚雄

曰秦時但任小臣竟以滅亡今親任

當日無人送臨賀

善揚雄

廟祀潮州

韓退之責潮州潮人為 劍關西望七千里乘興

真為玉局遊

曰按天師二十四化記玉局化在益州城南門西

鳴山來息此化特地上忽湧出玉局玉床方廣

七年來往我何堪

曰按年譜公以紹聖元年自定州貶惠州凡

又試曹溪一勺甘

夢裏似曾遷海外醉中不覺到江

波生濯足鳴空澗

霧繞征衣滴翠嵐誰遣山

雞忽驚

花溪落耗耗

吾生如寄耳

法苑珠林云謝安與支遁書云人生如寄耳 嶺外亦

閑遊贛石三百里

孟浩然下贛石詩贛石三百里公四千嶺間

寒江以五流

南亭杜去天尺五 楚山微有霰

秋瘴久無秋

瘴氣論曰嶺南瘴猶如嶺北傷寒也從仲春訖仲夏行

望斷橫雲嶠

魂飛咤雪洲 曉鍾時出寺暮

鼓各鳴樓歸路

迷千嶂勞生閱百州不隨猿鶴化

廿作賈胡留

後漢馬援傳耿舒與

猶有貂裘在

裘出遊數歲大困而歸 猶堪買

釣舟

杜牧詩陽

虞守霍大夫監郡許朝奉見和此詩復次前韻

大邦安靜治小院得閑遊贛水雨已漲廉泉春未流同烹

貢茗雪一洗瘴茆秋

見上首

秋思生蓴鱸

晉張翰在洛陽見秋風起思吳

中尊美鱸魚鱸

寒衣待橘洲

三國志李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

宅種柑橘千樹死謂兒曰汝母惡我治家故窮如是然吾

揚雄未有

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可用矣

宅

歸作登

老境無多日歸心夢幾州敢因逃酒去

劉章為高后

行酒諸呂一人亡酒

師古注曰避酒逃上端為和詩留舊篋藏新語清風自滿舟

劉章為高后

初發嘉州

嘉祐己亥冬先生與子由侍老泉舟行適楚

朝發鼓闐闐西風獵畫旂故鄉飄已遠往意浩無邊錦水

細不見蠻江清更鮮奔騰過佛脚曠蕩造平川

岷江也蠻江

陽山與青衣江也三江合流于嘉州城東南過九頂山凌雲寺大像閣而下

野市有禪客釣臺尋暮煙

相期定光到久立水滸滸

會別釣魚臺下

過宜賓見

嘉祐四年作

江寒晴不知

口曠唯

含高峯晃蕩射峭壁黃

飄浪翠樹紛

秀安可適豈無避士高隱鍊精魄誰能從之遊路有豺

虎迹

夜泊牛口

日落江霧生繫舟宿牛口民居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負薪

出深谷見客喜且售煮蔬為夜食安識肉與酒朔風吹茆

屋破壁見星斗兒女自咿嚶亦足樂且久人生本無事苦

為世味誘富貴耀吾前貧賤獨難守誰知深山子甘與

麋鹿友置身落蠻荒生意自不陋今予獨何者汲汲強奔走

牛口見月

特嘉祐元年始舉進士至京師作

掩窓寂已睡月脚垂孤光披衣起周覽飛露洒我裳山川

同一色浩若涉大荒幽懷耿不寐四顧獨彷徨忽憶丙申

年

京邑大雨霧蔡河中夜決橫浸國南方車



馬無復見紛紛操棹郎新秋忽已晴九陌尚汪洋龍津觀夜市燈火亦煌煌新月皎如畫疎星弄寒芒不知京國喧謂是江湖鄉今來牛口渚見月重淒涼却思舊遊處滿陌沙塵黃

戎州

亂山圍古郡市易帶群蠻瘦嶺春耕少孤城夜漏閑往時邊有警言征馬去無還自頃方從化年來亦歛關頗能貪漢布但未脫金鑲何足爭強弱吾民盡玉顏世韻獨開與頽不次

泊南井口期任遵聖長官到晚不及見復來江上有微遙深榛煙雨埋崎嶇欲取別不見又重來下馬未及語顧已慰長懷江湖涉浩渺安得與之偕

入峽

昔棄書官入峽江連楚蜀萬派瀉東南合水電點波綠似藍餘流紛不數遠勢競相參入峽初無路連山忽似龍縈紆收浩渺蹙縮作淵潭風過如呼吸雲生似吐含墜崖鳴空空垂蔓綠縹緲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飛泉飄亂雪怪石走驚駭絕澗知深淺樵僮忽兩三入煙偶逢郭沙岸可乘籃野戍荒州縣邦君古子男放衙鳴晚鼓留客薦霜柑聞道黃精草叢生綠玉簪盡應充食飲不見有彭聃氣候冬猶暖星河夜半涵遺民悲昶衍孟昶從此入觀舊俗接魚鱉板屋漫無瓦巖居孟昶王衍皆蜀主窄似菴伐薪嘗冒險得米不盈甌歎息生何陋劬勞不自慙葉舟輕遠涉大浪固無諳矍鑠空相視嘔啞莫與談蠻荒安可駐幽邃信難枕獨愛孤棲鷓高超百尺嵐橫飛應自得遠颺似無貪墜翮遊霄漢無心顧雀鷁塵勞世方病苟束我何堪盡解林泉好多為富貴酣試看飛鳥樂高道此心甘

遊三遊洞

凍雨霏霏半成雪遊人獲冷蒼崖滑不辭携被巖底眠洞口雲深夜無月

遊洞之日有亭吏乞詩既為留三絕句於洞之石壁

明日至峽州吏又至意若未足乃復以此授之

絕句老泉以東坡子由各一也按南行集老泉詩云洞門蒼蒼石流成乳山下寒溪冷欲冰天寒二子苦求去我欲居之爾不能子由詩云昔年有遷客携手醉巖巖去我歲已百遊人勿心復三

一徑遶山翠縈紆似去蛇忽驚溪水急爭看洞門呀滑磴攀秋蔓飛橋踏古槎三扉迎北吹一穴向西斜歎息垂雲老追思歲月遐唐人昔未到古俗此為家

洞暖無風雪山深富鹿假相逢衣盡草環坐髻應髮竈突依巖黑樽罌就石窪鴻荒無傳記想像在羲媧此事今安貴從我獨差山翁勸留勺強為寫嗟牙

出峽

入峽喜巉巖出峽愛平曠吾心淡無累過境即安暢東西徑千里勝處頗屢訪幽尋遠無厭高絕每先上前詩尚遺略不錄久恐忘憶從巫廟回中路寒泉漲汲歸真可愛翠碧光滿盃忽驚巫峽尾巖腹有穿壙仰見天蒼蒼石室開兩嚮宣尼古廟宇叢木作幃帳鐵楮橫半空俯瞰不計丈古人誰架構下有不測浪石竇見天困瓦棺悲古葬新灘阻風雪村落去携杖亦到龍馬溪茆屋沽村釀玉虛悔不至實為舟人誑聞道石最奇寤寐見怪狀以上並記所聞見峽山富奇偉得一知幾喪苦恨不知名歷歷但想像今朝脫重險楚水渺平蕩魚多客庖足風順行意王追思偶成篇聊助舟人

荊州十首

庚子正月先生與子由侍老泉自荊州游大梁

遊人出三峽楚地盡平川北客隨南賈吳橋間蜀船江停

平野斷風卷白沙旋欲問興亡意重城自古堅

南方舊戰國慘澹意猶存慷慨因劉表淒涼為屈原廢

猶帶井古姓聚成村亦解觀形勝升平不敢論

楚地闊無邊蒼茫萬頃連耕牛未嘗汗投種去如拍農事

誰當勸民愚亦可憐平生事遊惰那得怨凶年

朱檻城東角高王此望沙江山非一國烽火畏三巴戰骨淪

秋草危樓倚斷霞百年豪傑盡擾擾見魚蝦

沙頭煙漠漠來往獸喧卑野市分簾鬧官帆過渡遲遊人

多問卜滄叟盡携龜日暮江天靜無人唱楚詞

太守王夫子山東老俊髦壯年聞猛烈白首更雄豪食馬

君應厭驅車我正勞中書有安石慎勿賦離騷日指時相有如謝安

則王守不當如屈原放逐而作離騷也方風雪刺人重歲時客心何草草里法心自嬉嬉爆竹

竹見荆楚歲時見月令皆歲時故人應念我

相望各天涯

江水深成窟潛魚大似犀赤鱗如琥珀老枕勝玻璃上客

舉雕俎佳人搖翠篋登庖更作器何以免屠割

北鴈來南國依依似旅人縱橫遭折翼感惻為沾巾平日

誰能挹高飛不可馴故人持贈我三嗅若為珍

柳門京國道驅馬及春陽野火燒枯草東風動綠芒北行

連許鄧南去極衡湘楚境橫天下懷王信弱王日見竹枝歌注

剡陽早發

富貴本無定世人自榮枯置置好名心嗟我豈獨無不能

便退縮但使進少徐我行念西國已分田菌蕪南來竟何

事碌碌隨商車自進苟無補乃是懶且愚人生重意氣馬

處夫豈徒永懷江陽叟種藕春滿湖日江陽指眉州也

白塔鋪歇馬

甘山廬阜樹影相望林隙熹微漏日光吳國晚蟄初斷葉  
城早稻欲移秧迢迢澗水隨人意冉冉巖花撲馬未山望  
儘窮千里遠白雲深處是吾鄉

壽陽岸下絕句

街東街西翠帷成池南池北綠錢生幽人獨來帶殘雨聞  
得黃鸝第一聲

過范縣訪德孺

漸覺東風料峭寒青蒿黃韭試春盤遙想慶州千嶂裏暮  
雲衰草雪漫漫

初貶英州贈馬夢得

萬古仇池穴歸心負雪堂殷勤竹林夢猶自數山王琳曰

夜雨宿浮行院

芒鞋不踏利名場一葉虛舟寄渺茫林下對床聽夜雨班

過海得子由書

經過廢來久有弟忽相求戶外三竿日江關一葉秋蕭疎  
悲白髮漫浪散窮愁世事江聲外吾生幸且休

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一

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二

述懷

詩六首

秋懷二首

苦熱念西風

唐文宗時人皆苦熱

常恐來無時及茲遂

淒涼又作往年悲

葉落長年悲

蟋蟀鳴我牀黃葉投我幃

阮嗣宗詩開秋北涼氣蟋蟀鳴

窈窕別有棲鵬夜嘯如狐狸

賈誼傳誦為長沙王傳有鵬鳥飛入詔舍止於坐隅鵬似鴞不祥鳥也

魏武帝樂府月明星稀烏

言鴉露冷梧葉脫孤眠無安枝

魏武帝樂府月明星稀烏

熠燿亦求偶

詩東山熠燿宵

高屋飛相追定知無幾見

迫此清霜期

清霜重

物化逝不留我興為嗟咨

我興視夜

便當勤秉燭

長何不秉燭

吹盡三日雨空皆有餘滴

吹盡三日雨空皆有餘滴

古詩

似與幽人語

詩志士幽人莫怨嗟

念我平生歡寂寞守環堵

陶潛詩

年秋應熟過從飽雞黍

論語殺雞為黍而食之

何

萬里涉江浦居貧豈無食自不安

賦念此懷悲悽殘燈翳復吐

杜詩殘雲蒙清

賦以去歲春夏侍立邇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繼

入侍次韻絕句四首各述所懷

瞳瞳日脚曉猶清

按韻書瞳

細細槐花暖欲零坐閱諸

公半廊廟時看黃色起天庭

僕射呂公門下

相書以黃色為喜色也

退之詩眉間黃色見歸期

上尊初破早朝寒茗盃仍沾講舌乾

陸楮諸郎空雨立

陸楮

事見戲 故應慙心悔不儒冠 漢高祖解儒冠溺

兩鶴摧頽病不言年來相繼亦乘軒 左傳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 悞聞

九奏聊飛舞 云笙簫以間為歌 可得非回為

啄吞

微生偶脫風波地晚歲猶存鐵石心 皮日休桃花賦序余嘗慕宋廣平之為相疑其鐵

定似香山老居士 山寺

世緣終淺道根深 山寺

賜石心不解吐婉媚之辭然其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不類其為人也

在洛都龍門白居易晚年自稱香山居士言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

賦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為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無幾復享此翁晚節閑適之樂焉

詠史 詩八首

和劉道原詠史 道原劉居士渙子也渙筠州人天聖中進士第居官有直氣不屑去卜居星渚

仙乞憂世接輿狂 楚狂接輿歌 臧穀雖殊竟兩亡 莊子

臧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臧則挾策讀書穀則以遊

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之桓侯初笑越人方 姓秦名

越人各齊見桓侯曰我在膝理不治將深桓侯不信

兄退走曰我在骨隨睡司命無如之何桓侯遂死

兄連曰叔孫豹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獲

無何計亦良 袁盎為吳相兄子種謂曰然能日飲無 獨掩陳編

弔興廢窻前山雨夜浪浪 韓退之別知

王莽

漢家殊未識經綸入手功名事事新 劉夢得詩云不改 百

尺穿成連夜井 王莽居攝時劉京上書言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

千金購得解飛人 莽有

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

晨起規亭中誠有新井入地百尺

頭與身皆着毛通引環細飛數百步隨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拜

董卓

公業平時勸用儒諸公何事起相圖 後漢鄭太字公業卓

說卓以韓額劉岱孔由張資表紹為牧守及義兵起卓大怒曰卓初入朝瑛瓊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責卓卓何相負遂斬瓊瓊而曰只言天下無健者後漢袁紹傳卓欲廢立紹太以詭辭獲免

豈信車中有布乎

王允與呂布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尚而行於市歌曰布呼有告卓者岸不悟

虎兒

舊聞老蚌生明珠

韋康字元將弟誣字仲將孔融與康父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也其珍貴之

未省老兔生於菟

老兔自謂月中物不騎使馬騎人謂虎為於菟見左傳

蟾蜍

蟾蜍並明陰係於陽也月中有兔與蟾蜍兔陰也蟾蜍陽也而與蟾蜍為蟾

衫垂白須於菟駿猛不類渠指揮黃熊駕黑羆丹砂紫麝

韓愈劾玉川子月蝕詩肥坐令青衫垂白須於菟駿猛不類渠指揮黃熊駕黑羆丹砂紫麝

下月塗

世之小兒必塗丹砂紫麝射以辟邪氣不祥

眼光百步走妖狐妖狐莫誇智

魏志曹真嘗會吳質等真性肥朱鑠性

古餘不勞搖牙咀爾徒

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甚技刀顯自言排

取西蕃石堡城

王忠嗣策石堡城之得不當所云

潭裏船車百倍多廣陵銅器越溪羅

三郎官爵如泥土爭

唱弘農得寶歌

琵琶絃急鞞梁州羯鼓聲高舞臂鞞破費八姨三百萬大

唐天子要纏頭

明皇自擊羯鼓謂八姨曰不見一纏頭八姨獻三百萬為大唐天子纏頭

戲作賈梁道詩

并引

王凌謂賈充曰汝非賈梁道之子耶

乃欲以國與人

由是觀之梁道之忠於魏也久矣

司馬景王既執凌

歸過梁道廟凌大呼曰我亦大魏之忠臣也

及司馬

病見凌與梁道守而殺之二人者可謂忠義之至精

貫於神明矣然梁道之靈獨不能已其子充之姦至

貫於神明矣然梁道之靈獨不能已其子充之姦至

使首發成濟之事此又理之不可曉者也故子戲作

小詩云成濟蓋賈充使弒魏明帝者也

嵇紹似康為有子郗超叛鑿似無孫晉惠帝之難嵇紹死之血汚御衣惠帝曰此嵇侍

中血勿洗紹嵇康子也郗超死有遺書一簣乃與桓温如今更恨賈

梁道不殺公閻殺子元公閻賈充子元同馬景王字

懷古 詩二首

襄陽樂南史劉道產為襄陽太守善於臨職蠶書

使君未來襄陽愁提戈入市果羶裘自從羶裘南渡沔襄

陽無事多春遊襄陽春遊樂何許岷山之陽漢江浦使君

朱旆來翻翻人道使君似羊杜羊杜鎮襄陽有德政道邊逢人問

洛陽中原苦戰春田荒北人聞道襄陽樂目送征鴻應斷腸

辛亥墓俗謂

昔日朱公子雄豪不可追今來遊故國大塚出稱兒平日

輕公相千金弃若遺梁人不好事名字寄當時史記朱亥大梁人

於名間世莫知其賢魏遣晉鄙救趙信陵君自請朱亥與魯史盜血齊

且多袖四十斤鐵椎推殺晉鄙遂奪其兵符進軍救趙

豹求名誰復知慎無怨世俗猶不遭仲尼春秋書齊豹盜左氏謂之求名而正

古跡 詩三十七首

鳳翔八觀并叙

鳳翔八觀詩記可觀者八也昔司馬子長登會稽探

禹穴不遠千里而李太白亦以七澤之觀至荊州二

子蓋悲世悼俗自傷不見古人而欲一觀其遺跡故

其勤如此鳳翔當秦蜀之交士大夫之所朝夕往來

此八觀者又皆跬步可至而好事者有不能徧觀焉

故作詩以告欲往觀而不知者

石鼓歌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魯叟指言孔子李太白贈裴十七詩云魯叟悲悲



石鼓周宣王時  
物在孔子廟云爾  
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鬱律蛟蛇走

籀在口  
籀在口以言讀之難也退之苦寒詩云濁醪弗飲讀嗟如

好古生已遲  
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  
我今况又百年後強

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

維鱣貫之柳  
維鱣貫之柳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又云其魚維何維鱣

而然空取退之好古不妄者為可信然未嘗載其文至子由和元生詩

乃云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揚柳貫鱣鱣先生詩注其文云維鱣維鱣

而子由云鮑鱣豈各以所辨之字言之乎

古器縱橫猶識鼎眾星錯落僅名斗

肘間之肱肱與夫形跡不全全但餘足踈臂肘者耳娟娟缺月隱雲

霧濯濯嘉禾秀稂莠  
霧中月稂莠間之嘉禾也  
漂流百戰

偶然存獨立千載誰與友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挹冰斯同

穀穀  
穀音立候切鳥子生  
憶昔周宣歌鴻鴈

時籀史變蚪  
蚪為黃帝史因觀鳥跡始作書契古文是也周宣王

者謂水愈於斯也  
厭亂之方思聖賢中興天為生老日苟

者謂鳥哺乳其子  
東征徐虜闕虓虎

省此徐士又云進  
北伐犬戎隨拍嗾

戴匡王其伐則曰北伐獵仇而已嗾蘇后切使犬

鹿  
周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

圭  
方叔召虎也按詩崧高曰王遣申伯錫爾介圭江漢曰王

召虎整璜圭瓊珽也一曰方叔雖不見錫圭自明文而可以召虎

推之遂因擊鼓思將帥記曰擊鼓擊之百豈為考擊煩矇眛

矣豈公詩子有鐘鼓弗鼓何人作頌比松高松高尹吉甫美宣三

非考又曰瞻瞻奏公萬古斯文齊响嶺嶺之詩响嶺山尖神動勞

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欲尋年歲無甲乙豈有文

字記誰某宣王在位四十八年而史冊無載石鼓之事宣王之

又無名氏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趙魏燕齊也其後

秦并六國遂有天下掃除詩書誦法律投奔俎豆陳鞭祖富

生何人佐祖龍秦本紀始皇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

龍死使者問其故忽不見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嘿然良久曰山鬼固

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壁乃二十八年

行渡江所上蔡公子牽黃狗上蔡公子李斯也斯出獄與黃

犬俱出上蔡東門登山刻石頌功烈秦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

逐狡兔豈可得乎登山刻石頌功烈秦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

七十三句以兩句為韻二十九登之果刻石其詞總三十六句復以

三句為韻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百帝巡四國身滅彊暴救

黔首黔首之罪又曰黔首強暴振救黔首也六經既已委灰塵此鼓

亦當隨擊培擊培於世俗傳聞九鼎淪泗上欲使萬夫沉水

取周末九鼎沒泗水始皇過彭城齋戒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

義不汙秦垢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工令鬼守退之石

兩游日多野火燎興三百變物自閑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

物理坐歎息人生安得如汝壽而物則自閑富貴止乎一朝而名

能不朽也此詩人因物起興以結一篇之成也自周宣即位歲在甲戌

至大宋英宗踐祚之初歲在癸卯時已幾二千年矣更秦漢魏晉隋

唐之代其物宛然而存豈不謂之壽乎

咀楚文自注碑獲於開元寺土下今在太守便廳秦穆公葬

則寺豈初年之故基邪淮南王遷於蜀至雍道病卒則雍非

長安此乃古雍也問咀楚文於學古文者云有數本其

文皆同唯神名異開元寺下所得乃咀于巫咸神者其數本

中唯巫咸之文筆法最精其家無之唯此有咀于亞野神一

本詳其篆文乃先生詩中語也今載于此字有不可識者則

布懇告于不顯大神亞駝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者我先君

穆公及楚成王是勳力同心兩邦若壹辭以婚姻於齊盟

曰萬葉子孫母相為不利親印否顯天神亞駝而質焉令楚  
王熊相庸回無道淫伐湛亂宣移競縱變渝盟刺內之則  
唐不辜刑殺孕婦刺親戚拘圍其叔父實諸冥室憤推之  
中外之則冒改父關不畏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亞駝之  
威神而兼倍我百姓關我法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亞駝之  
我社稷關我百姓關我法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亞駝之  
卹祠圭玉歲性關我邊城新野及不顯大神亞駝之  
可今又悉興其張於不顯大神亞駝之  
境將欲覆其關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亞駝之  
德賜克濟楚師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能相之倍盟關誼著  
諸名章以盟大神  
之威神其文如此

崢嶸開元寺髮髻新年觀元肅秦始皇帝本舊葉掃成空古

碑埋不爛社子美詩跡籍臺觀舊言其久也蓋自秦至平朝嘉

君穆公世與楚約相捍質之於巫咸鄭有神名曰季咸死

罪親族遭圍絆計其所稱許何當然紂亂自詞云秦嗣王

吾聞古秦俗面詐背不汗豈惟公子印史記商鞅傳孝公使

後子印以為然會盟以飲而衛鞅伏甲士而社鬼亦遭謾遼哉千載

思沛發我一笑公羊傳軍士祭然皆笑

王維吳道子畫唐景元畫斷以道子為神品上上

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普門開元二寺名開元有東塔歷詰留

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當

其下手風雨快杜詩筆筆所未到氣已吞亭亭雙林間

佛書佛說法於雙林樹下彩暈扶桑暎扶桑日出也

言滅度又謂之常樂我淨弟子謝靈運詩云晚見朝日暎謝靈運詩云晚見朝日暎

海經云大荒之中暎谷上有扶桑日始出之地也朝日始出謂之暎

耳又畫斷云大凡佛之圓光皆須尺寸先定然後規圓而成惟

吳生終一筆又云畫成矣最後方畫圓光風落電轉規成月圓中有

詞學知名官至尚書右丞工畫

誌太原人年十九進士擢第以

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

子印以為然會盟以飲而衛鞅伏甲士而

後又羊祐云千秋萬歲之後魂魄猶應登此漢高祖曰吾千秋萬歲魂

魄猶發我一笑

王維吳道子畫

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

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當

其下手風雨快

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縹緲君鬼伯千萬萬相

排競進頭如龜開元寺有道子畫佛摩詰本詩老王維詩宿

身應佩芷襲芳蓀謝靈運云過露露芳今觀此辟畫亦

若其詩清且敦祇園弟子盡鶴骨祇園亦佛之所舍佛心

如死灰不復温莊子形若槁門前兩叢竹摩詰詩書雪

節骨相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

絕猶以畫工論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

擅場吳生遠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翻謝籠樊神仙傳王

起以三大翻隋使帝始皇因名為落翻山吾觀二子皆神俊

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潘安仁秋興賦且斂衽以歸來選云人

諸陸或有異論至張顛曾無間言

維摩像唐惠之塑在天柱寺

昔者子輿病且死其友子祀往問之躄躄墜井自歎息造物

將奚以我為莊子曰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

於頂句贊指天陰陽之氣有冷其心間而無事躄躄今觀古塑維

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子為此拘拘也今觀古塑維

摩像病骨磊砢如枯龜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如浮雲

隨如浮雲須臾更滅世人豈不碩且好碩大且卷身雖未病心

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却千熊羆談笑却秦軍當

其在時或問法俛首無言心自知維摩經言文殊師利問維

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至今遺像兀不語與

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眞入不二法門也

昔未死無增虧田翁俚婦那肯顧詩莫時有野鼠銜其

長此謝靈運長此謝靈運時有野鼠銜其

彼人視身如枯木割去右臂非所患見之使人每自失

何况朔盡已身外豈必奪爾庸自全見之使人每自失

而誰能與詰無言師

東湖

吾家蜀江上江水綠如藍李白詩山光水色綠如藍

天詩春來江水綠如藍李商隱詩千里

遊帶月碧於藍 邇來走塵土意思殊不堪况當岐山下風物

尤可慙有山秃如者南詩或赤若秃鬚音客八切 有水濁如泔不

謂郡城東數步見湖潭入門便清奧恍如夢西南泉源從

高來隨波走涵涵東去觸重阜盡為湖所貪秦少游龍

湖之美則曰岸湖之山多為所誘而不克以為泉言湖江之壯則曰岸

之蓋自先生湖但見蒼石螭開口吐清甘借汝腹中過胡為

目耽耽倪耽耽新荷弄晚涼輕棹極幽探飄飄志遠近偃

息遺佩簪深魚與龜淺有螺與蚌退之溪堂詩淺有蒲

志蚶漢水其味如蜜曝晴復戲雨戰戰多於蚕浮沉無停餌

倏忽遽滿藍絲緙雖強致維何維絲伊緙瑣細安足戲聞昔

周道興翠鳳棲孤嵐周興鸞鸞鳴于岐山 寰宇記載地志

堆飛鳴飲此水照影弄毵毵目此古飲鳳池也反至今多

枹枹合抱如彭聃莊子曰鵲枹非枹桐不止然則至今多枹枹

年之多如也以言枹桐歷綵羽無復見皇毛用五采也 上有鸞

搏鷓嗟予生雖晚好古意所耽子好古生苦晚 圖書已漫

漉猶復訪僑郊子郊子也言少吳氏以鳥名官孔子曰矢子失官

學在四夷信並出左傳 卷阿詩可繼此意久已含卷阿詩曰鳳皇鳴矣

朝陽故思扶風古三輔 漢大初元年更渭南郡為左馮翊即今之同

州更主爵都尉為右扶風即今之鳳翔府謂之三輔也前漢趙廣漢

傳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犯法者徙過京兆界漢漢曰亂吾

法者常三輔也 政事豈汝諳聊為湖上飲一縱醉復談門前遠行

客劫劫無留驂問胡不回首無乃趁朝參杜詩頗 子今

正踈懶官長幸見函不辭日遊再行恐歲滿三暮歸仍倒

戴晉書山簡傳曰暮 鍾鼓已官韻注云鍾鼓微也周

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凡聲有

十二而其一曰微聲簡是已

真興寺閣

山川與城郭漠漠同一形美登慈恩寺塔詩云秦山忽破空溟濤

不可求俯視則一市人與鴉鵲浩浩同一聲昨日聞見同一聲

此閣幾何高何人之所營側身送落日引手攀飛星李太白

白詩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語恐驚天上人當年王中令名彦超周未因斫木

南山頽嶺赤色寫真留閣下鐵面眼有稜言桓溫云眼

如紫身彊八九尺杜詩言張錫云張公一與閣兩崢嶸古

人雖暴恣作事今世驚駕登者尚呀喘作者何以勝曷不觀

此閣其人勇且英張子勇且英

李氏園通唐僖宗光啓三年六月鳳翔節度使李昌符反犯

大安門不克奔于龍州七月茂正攻拔之斬昌符十月以茂

正為鳳翔節度使賜姓名帝親製字曰正臣昭宗景福元年

七月反遂犯京師以為中書令進封秦王至

朝遊北城東回首見脩竹楚辭竹下有朱門家破墻圍

古之舉鞭叩其戶幽響音哀空谷入門所見影前漢陳勝

人謂多為影也十步九移目異花兼四方杜詩異野鳥

喧百族其西引溪水活活轉墻曲流活活東注入深林

之云我不如水東注林深牖戶綠水光兼竹靜杜詩云

時有獨立鵠林中百尺松歲久蒼鱗蹙豈惟此地少意恐

關中獨小橋過南浦夾道多喬木孟子非謂有喬木之謂隱

如城百雉左傳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注方丈曰挺若舟千斛

元龍太白陰經曰船閣狹長短後吳漢傳隱若一敵國挺若舟千斛

為方池野鶴雜家致鳥紅梨驚馬合抱得霜映鳥孤雲馥

鳥外水上覓紅雲春光水浴漾雪陣風翻撲其北臨長溪

波聲卷平陸北山卧可見蒼翠間曉禿我時來周覽問此

誰所築云昔李將軍負險乘衰叔李茂正唐抽錢筭間口

漢律人出一筭筭百二十錢民年七但未推羹美粥當時奪民

歲至十五出口錢唐德宗統屋間架田失業安敢哭按章衡編年通載茂正卒於鳳翔而歐陽所立

傳則云茂正加封岐王其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

之嘗以地快賦薄下令權抽禁城門无內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  
謂之曰日請併崇月明茂正笑而不怒今先生云抽錢弄間口又云當  
時奪民田豈有誰家美園圃籍沒不容贖此亭破千家

破知千家作一地鬱鬱鬱城之桂鹿按歐陽公所立傳屋言茂正  
不我桃李種蓋蔽將軍竟何事蟣虱生刀韜前

期懼侵民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將軍竟何事蟣虱生刀韜前

之則此園有水竹者必其地矣大旨漢揚雄嗜酒家貧人常  
漢嚴安傳介曾生何嘗載美酒載酒殺過其家與之同飲來此

駐軍轂空使後世人聞名頸猶縮浴謂皇右園蓋  
茂謂其妻也我今官正

閑屢至因休沐史記石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又漢書  
楊惲休謂洗沐皆以法令從事張安世傳休沐

未嘗人生營居止竟為何人卜何當辦一身永與清景逐出  
杜詩從此具扁  
舟弥年逐清景

秦穆公墓子功三輔黃圖秦穆公墓在秦穆宮祈年觀下

秦穆公墓在城東墓在城西無百步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以

泉識公墓音志昔公生不誅孟明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言  
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  
罪也加實貪以禍夫子也丁何罪復使為政豈有死之日而

其良左傳文六年春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  
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奔民先王遺世猶論之法而况奪之善人  
乎待曰人之云云邦國珍瘁无善人之謂也若之何奪之君子是以知  
秦之不復東征也孟明視為秦伐鄭三日敗之於散穆公不  
誅卒用孟明以霸西戎公葬并以三良為殉詩人刺其以人從死乃知三

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前漢書田橫以高帝之詔與  
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  
廟自到高帝曰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哉為之流涕  
而拜其二客為都尉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亦死其塚旁自到從之

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李固傳云竊感古人一飯之報注云  
靈輒也按靈輒事左傳宣二年晉侯飲趙  
盾酒伏甲將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靈輒靈輒餓問其病曰不  
食三日矣食之既而為公介倒戰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對曰醫藥  
之鐵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

見疑古人死故謂穆公不殺孟明則知其不忍強三子謂田橫之客  
甘心於從死則知  
三良亦必有死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傷

濠州七絕

塗山山下有禹會村

川鎖支祁水尚渾異聞集載古嶽瀆經禹治水至桐嶺山嶺涪  
澗水神名曰巫支祁善應壅澗淮之流源之

見疑古人

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

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

秦穆公墓在城東墓在城西無百步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以

泉識公墓

其良

閑屢至因休沐

駐軍轂空使後世人聞名頸猶縮

我今官正

人生營居止竟為何人卜何當辦一身永與清景逐

秦穆公墓

秦穆公墓在城東墓在城西無百步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以

遠近而神曰庚辰者鑽于龜山之足而淮乃安流唐時有漁者釣得一古鑽牽出其末有如猴者蓋此物也

而逝山海經云水獸好為雲禹鑽於軍山之下其名曰無支祁地理

汪罔骨應存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

大會稽之山而今作塗山事按蜀元水經注淮水引春秋左傳哀公七年

大夫劉孟孫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曰塗山在壽春

東北非也乃繼之以余按國語吳伐楚隨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

問仲尼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之其節專車

蓋丘明親承聖旨錄為實證矣又云塗山推蘇已入黃熊廟

神化為黃熊入于荆湘也前漢書熊蘇後饗注云熊取薪也蘇取

草也左傳稱蘇化為黃熊國語作黃熊按熊獸名能如來切三足

嗜魚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鯨魚為烏鵲猶朝禹會村

膳抑亦以左傳國語不同兼存之也

彭祖廟彭祖所乘服也

跨麻商周看盛衰按神仙傳彭祖姓錢名鏗帝顛頭之玄孫

遺絲女從受房中之術行之有功效殺彭祖以絕其道彭祖覽而逃去

耳非為死也欲將齒髮鬪蛇龍王策記曰千歲之龜五

連山盡術并服水柱不見蟠桃着子時

武外傳王母以玉盤成初七顯形圓青色王母

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軒錄其核王母問帝曰欲種之

之欲以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采女乘輜軒往問道於彭祖采女具受

諸要人於流沙西見之出翁彭祖壽八百故云不見蟠桃着子蟠桃三

千實

逍遙臺莊子祠堂在開

常怪劉伶死便埋晉劉伶嘗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

為達苟為不烈死豈伊忘死未忘骸烏鳶奪得與螻蟻

則已矣何必更埋死弟于欲厚葬之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

死在上烏鳶食在下螻蟻食奪彼于此何其偏也誰信先生無此懷

觀魚臺

欲將同異較錙銖肝膽猶能楚越如莊子自其異者視之肝

萬物皆若信萬殊歸一理子今知我我知魚

一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

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虞姬墓



帳下佳人拭淚痕門前壯士氣如雲

項羽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曰漢皆已得楚乎乃夜起

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乃悲歌慷慨自為歌詩數曲美人知之

刊泣下數行左右皆泣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皆圍

倉皇不負君王意獨有虞姬與鄭君

項羽下之敗虞姬先自刎鄭君嘗事項籍

籍死而屬漢高帝命籍臣皆名籍鄭君獨不奉

詔詔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見鄭當時傳

四望亭

太和刺史劉嗣之立李紳以太子賓客

頽垣破礎沒柴荆故老猶言短李亭

唐李紳號短李白居易樂天詩云開吟短李詩又云借

教短李敢請使君重起廢

集有起廢一篇

落霞孤鶩換新銘

唐王勃騰王閣記

浮山洞

洞在淮上夏涼不能及

人言洞府是鼇宮升降隨波與海通

列子海中有五山其根無所連着常隨波上下往

來帝遣巨鼇十五舉首而

共坐船中那得見乾坤浮水水浮空

杜洞庭詩乾坤日夜浮渾天儀天如雞子地如雞子中黃孤居

謝公含雅量

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海湧諸

況復情所鍾

晉王衍曰太上忘情最下不

絲與竹陶寫有餘歡常恐兒輩覺

王羲之傳

縹緲人來上東西山

安棲逢東山放情立壑然性

徒倚弄雲泉

選謝叔源詩

桓野王哀歌和清彈挽鬚起流涕始知使君賢

桓伊傳孝武

子及安晉王固寶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燕安

侍坐伊抚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

見疑患周且佐文武金膝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一叔反流言節節慷慨

俯仰可觀交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

有溫色野王

意長日月促卧病已辛酸慟哭西州門往駕那

復還

安雖受朝奇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

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

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曰年在

桑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常恐兒輩覺其歡樂之趣

獨携

放懷事物外

一旦功業成管蔡復流言慷慨

桓野王哀歌和清彈挽鬚起流涕始知使君賢

桓伊傳孝武

自既失因長然謂所親曰吾病殆不起乎安竟後其甥羊曇至西州門  
以策叩哀誦曹子建詩曰生有華屋死如零落歸山立因慟哭而去  
西州門李者多未曉在江寧府以府有東府城城中有揚州解而揚州  
在府西故時人號為東府西州而東府城之西門謂之西州門見寰宇  
記又載綠會稽王道子弟在東府城之東謝安薨以道子代領揚州州  
在弟西故時人號為東府西州如此則西州之名在於安薨之後矣安  
本傳乃有安病興入西州門之事則寰宇記所引輿地志不亦  
謬乎先生所用雖止據本傳用謝安事而已今因輿學者辨之  
行樂處古木昏蒼煙

### 虔州八境圖八首

明倫曰先生八境圖序云南康八境圖  
樓觀臺榭東望七閩南望五嶺覽群山之參差俯章貢之奔  
流雲壘出沒草木蕃麗乃作詩八章題之圖上云又後序云  
其後十七年其南迂過郡得遍覽所謂八境者南康士  
大夫請於某願復書而刻之時紹聖元年八月十九日

### 坐看奔灘遶石樓

樓山而於虔州未嘗載有石樓之号但云黃唐山在縣北百六十里山  
行六里有石室傍有小石室七所相通其山獨支高一千三百丈豈公  
今所謂石樓者耶使君高會百無憂三犀竊鄙秦太守  
秦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又云豈  
以犀水精杜甫石犀行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又云豈  
尔三犀不經濟

### 聊同沈隱侯

沈約為東陽太守作八  
詠寫於樓上約蓋隱侯

### 頭寂寞打城還

劉禹錫詩  
打城頭寂寞回

### 章贛臺前莫靄寒

章贛臺前莫靄寒  
章贛臺前莫靄寒

### 落日長安

高駉置郡城於一水之間南康郡治焉  
倦客登臨無限思孤雲

### 白鵲樓前翠作堆

紫雲鎖嶺路若為開故人應  
在千山外不

### 寄梅花遠信來

一枝使君登就梅一枝以遺梁王梁臣韓子曰烏有  
州記曰陸詵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一枝詣長安與曄并贈詩曰折  
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大庾嶺上梅南枝  
落北枝開寒暖之候異  
故也嶺在虔之西南

### 朱樓深處日微明

卓蓋歸時酒半醒薄暮漁樵人去盡碧

### 溪青嶂遶螺亭

螺亭乃螺亭石山在贛縣東南七十里寰宇  
記昔有貧女暮宿亭採螺忽夜中見眾螺張口噴  
其肉貧女死因葬水傍其家化為巨石號曰螺亭石山  
福州謝端子  
然一身釣於江上獲一巨螺其大如斗置之於家不以爲異出歸則  
食盈盤案端借伺之有好女子具饌於室執而問焉女曰我乃螺女水神  
也天帝閔君之孤遣爲具食君已悉我亦當去乃留空螺曰君有所求  
當取於螺中因出門不復見後端有之螺螺皆如意傳世猶  
在號江曰螺女江洲曰螺女洲朝曰螺女廟其地在虔州東南

### 使君那暇日參禪

一望叢林一帳然成佛莫教靈運後

史云會稽太守孟顛事佛精勤而為謝靈運所輕嘗謂顛曰著鞭從

使祖生先晉劉琨為并州刺史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夜用與

却從塵外望塵中無限樓臺煙雨濛詩零山水照人迷

向背只尋孤塔認西東用其濛

煙雲縹渺樹影孤臺積翠浮空兩半開顏延年詩積翠亦葱

想見之眾觀海市之眾不山在登州牟平縣中時時有雲氣如宮

市天宮書云海傍辰象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後集

是蓬萊又有蓬萊孤臺詩云高臺十日留人下豈想其可此蓬萊山乎

回峯亂嶂鬱參差雲外高人世得知誰向空山弄明月山

中木客解吟詩寰宇記所載上洛山多木客乃鬼類也形似人

時造阿房宮采木者也食木實遂得不死時就民間飲酒為詩一章云

酒盡君莫酌壺傾我當發城市多驚塵還山弄明月然鄱陽則饒州也

非度州事豈先生因度有木客遂用此邪

王齊萬秀才寓居武昌縣劉郎汭正與伍洲相對伍

子胥奔吳所從渡江也

君家稻田冠西蜀擣玉楊珠三萬斛塞江流柿起書樓

武帝謀伐吳詔王濬造船於蜀其木柿蔽江而下碧瓦朱欄照山谷杜詩碧瓦傾家

取樂不論命散盡黃金如轉燭李白將進酒云天生我材必

萬事如轉燭又云三歲如轉燭惟餘舊書一百車方舟載入荆江曲爾雅

舟江上青山亦何有伍洲遙望劉郎藪明朝寒食當過君請

殺耕牛厭私酒董卓諸豪帥有來從之者為殺耕與君飲酒

細論文一樽酒重與細論文酒酣訪古江之濱仲謀公瑾不

須弔孫權字仲謀周瑜字公瑾瑜以兵三萬敗曹公于赤壁赤壁山

周瑜赤壁在武昌之西也一酌波神英烈君杭州伍子胥廟封英烈王

金山妙高臺

我欲乘飛車帝紀曰奇肱民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

至乃復作車遣歸之其地去玉門四萬東訪赤松子

臣李白詩誰能駕飛車相從觀海外東訪赤松子稱以三寸舌

帝者師封萬戶侯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蓬萊不可到弱水

三萬里史記方士言海中三神山蓬萊方丈瀛州諸仙人及不

患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神仙傳謝自然泛海不如金

山去清風半帆耳中有妙高臺妙高臺之名取華嚴經德

雲峯自孤起仰觀初無路唐詩云誰信平如砥周道如

砥臺中老比丘碧眼照惚兀謂丁元嶢嶢玉為骨秋水為神

玉為骨凜凜霜入齒機鋒不可觸機鋒字禪家之常如傳燈

千偈如翻水晉書鳩摩摩羅什日誦千偈何須尋德雲善財童子

而德雲比丘乃第一也即此比丘是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

死死謂佛不生不滅也

巖影孤臺首皆度州以下四

八境見圖畫巖影孤如舊遊八境者度州有之人畫為山為

翠下浪湧水作玉虹流此巖乃退之江作青日麗崆峒曉

崆峒在度州西有貢水縣治二水之間因以名焉丹

青未變葉鱗甲欲生洲嵐氣昏晨樹灘聲入市樓煙雲侵

嶺路草木半炎州嶺路則過度州便是大庾嶺也南方謂之炎

判官書而曰忽故國千峯外高臺十日留他年三宿處漢襄

愛精之至矣又孟子三宿而後出書準擬繫歸舟

廉泉

水性故自清不清或撓之君看此廉泉五色爛摩尼圓文竟

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廉者謂我廉乃以此名為有廉則有貪

有慧則有癡誰為柳宗元柳子厚謫永州所孰是吳隱之

吳隱之酌貪泉飲而賦詩曰縱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漁父足豈潔楚辭漁父歌曰滄浪

滄浪之水濁兮許由耳何淄許由逃之而洗其耳於潁水紛然立

名字此水了不知毀譽有時盡不知無盡時竭來廉泉上

捋須看鬚眉好在先生泛頴詩云豈水中人到處相嬉嬉此水薄相與我相嬉嬉

塵外亭

楚山澹無塵爾雅去衣涉水曰厲詩曰澌則厲注云自帶已上散策塵

外游塵手謝此世李白詩因之出山高惜人力十步輒一憩

却立浮雲端俯視萬井麗幽人宴坐處龍虎為斬雜此下

八句皆是馬駒獨何疑傳燈錄六祖謂南岳曰向去佛法從汝

馬祖事豈情去山鬼計夜垣非助我謬敬欲其逝此山

嗣布於天下戲留一轉語傳燈錄

山鬼為築垣馬祖自謂修行不至為鬼所戲留一轉語傳燈錄

識乃捨去今先生詩語高馬祖一著也戲留一轉語傳燈錄

本來無一物遮裏千載起攘袂鄧陽傳

合下得一轉語天竺寺并引

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為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

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

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

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

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予來訪之則

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詩

香山居士留遺迹白樂天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天竺禪

師有故家空詠連珠吟疊壁宣宗弟樂天詩綴玉聯

飛鳥失驚蛇懷素草書如飛林深野桂寒無子雨泥山薑

病有花嶺表異錄山薑花莖葉即薑也根不堪食而葉間吐四十

七年真一夢天涯流落淚橫斜

瑠落洞在英州

槎牙亂峯合晃蕩絕壁橫遙知紫翠間杜牧詩古來仙

釋并陽崖射朝日謝靈運詩高處連玉京靈樞金景內經

玉京注云玉京無為之天也蓋三十二帝之都玉京陰谷叩白月靈樞金景內經

之下乃崑崙北都羅豐北帝三十六洞之所居處夢中游化城法華經有一導師以方便力化

精氣陰谷夷蕩夢中游化城法華經有一導師以方便力化

安隱想果然石門開中有銀河傾幽龕入窈窕別戶穿虛明

泉流下珠琲乳節交縵纓我行畏人知恐為仙者迎小語輒  
響蒼苔空山雷自驚草應物詩水性本亦靜石中固策杖歸去  
來治具煩方平神仙傳王方平降蔡經家須臾麻姑繼至再拜方  
食之六是麟脯

### 白水山佛迹巖一首

自注羅浮之東麓也在惠州東江二  
十里而東有懸水百仞八九折折處漸為潭水涯有巨人迹數十  
所謂佛迹也

何人守蓬萊夜半失左股惠州浮山據地理志云自會稽來  
山有山自蓬萊之峯浮來而浮山若鵬蹲陳文惠公羅浮山圖讚  
合焉易明夷云夷于左股羽莊子鵬之背若太根株互連絡翻用列子言海中崖嶠  
千六百丈周回三百二十七里然羅山一也浮山即蓬萊忽展垂天  
爭吞吐神工自爐鞴融液相綴補至今餘隙罅流出千斛乳  
方其欲合時天匠麾月斧酒陽雜俎有人游山失道遇一人枕

成乎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我帝觴分餘瀝晉書陸納謂桓温曰  
其一也開樓有五斤斧數事山骨醉後土唐史武后殺二媚投酒甕中曰  
正可二升今有一佛來布武禮記堂當時汪罔氏家語孔子曰汪罔氏之君守  
為汪罔氏於周為長翟氏今曰大人投足不蓋拇青蓮雖不

見千古落花雨撈嚴經即時天雨百寶雙谿匯九折禹貢  
彭蠡注萬馬騰一鼓奔雷濺玉雪潭洞開水府潛鱗有饑  
蛟掉尾取渴虎我來方醉後濯足聊戲侮回風卷飛電掠  
面過疆弩山靈莫惡劇微命安足睹此山吾欲老慎勿厭

求取溪流變春酒李白襄陽歌此江若變與我相賓主  
當連青竹竿下灌黃精圃杜甫泉眼詩何當宅下流餘潤  
嚴顏碑在忠州顏即巴郡

先主反劉璋兵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乃為此事益

劉璋與曹公遺法正迎先主為功正因懷益州可取之策先主討平李嚴萬入益州遂圍成都章出降先主劉備也劉璋固庸

主誰為死不二嚴子獨何賢談笑傲堪几國亡君已執嗟子死

誰為何人刻山石使我空涕淚吁嗟斷頭將千古為病悻

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張飛與諸葛亮等分定郡縣巴郡太守嚴顏

生獲飛顏曰大軍至何不降顏曰為守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

軍也飛怒命牽去斬顏顏色不變曰

斬頭便斫頭向怒飛壯而釋之

八陣磧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

石為八行相去二丈相逼見之謂常山蛇勢也文武

平沙何茫茫髮髯見石絕縱橫滿江上歲歲沙水齧孔明

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名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心已

悟後世徒妄說自從漢道衰鋒起盡姦傑英雄不相下禍

難久連結謂曹操孫權驅民市無煙戰野江流血萬人睹

一擲殺盡如沃雪不為久遠計草草常無法孔明最後起意

欲掃羣孽崎嶇事節制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歲月去如

瞥六師紛未整一旦英氣折唯餘八陣圖千古壯夔峽

諸葛鹽井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井常空

每盛夏水漲則鹽泉逆遷遷去常去於江水

五行水本鹹洪範五行水曰安擇江與井如何不相入此

意誰復省人心固難足物理偶相逞猶嫌取未多井上無

閑綆

過巴東縣不泊聞頗有萊公遺迹萊公本朝宰相

萊公本朝宰相

萊公昔未遇寂寞在巴東聞道山中樹猶餘手種松江山

養豪俊禮數困英雄執板迎官長趨塵拜下風當年誰

刺史應未識三公

隆中漢晉春秋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

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今朝遊故里蜀客不勝悲誰言

襄陽野生此萬乘師山中有遺貌矯矯龍之姿徐庶曰諸葛孔明者曰

龍蟠山水秀龍去淵潭移空餘蜿蜒迹使我寒涕垂

時事 詩二首 庚辰歲八日作時聞黃河已復北流老臣舊數論

此今斯言乃驗德按年譜元符三年庚辰先生年六十五在儋耳五月徽宗皇帝皇移廉州

老去仍栖隔海村儋州在海州之夢中時見作詩孫天

涯已慣經人日歸路猶欣過鬼門州界有鬼門關諺曰若渡鬼

終未救虞翻三國志虞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孫典衣刺買河

源米杜詩朝回屈指新筍作上元

不用長愁掛月村杜詩月檳榔生子竹生孫海南勒

如竹竿大蓋竹孫也新巢語燕還窺硯杜詩嶺來舊雨來人不到門

成青苔杜子美秋述杜子卧病長安旅次多雨生春水蘆根看鶴立

夕陽楓葉見鴉翻此生念念隨泡影金剛經云莫認家山

作本元必以家山方是本元也

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二



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二

宮殿

詩十七首

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給堂讀書

保德真君傳云太宗皇帝遣起居舍人王龜從就終南山下築宮真君忽降言曰此地乃建上帝宮闕之地不可易也於是乃定凡三年宮成題曰上清太平宮

役名則已勤徇身則已媮我誠愚且拙身名兩無謀始者

學書判唐有書判拔萃科近亦知問囚但知今當為敢問向所由

士方其未得惟以不得憂既得又憂失此心浩難收論語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也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

塵埃雖未脫暫憇得一漱我欲走南澗春禽始嚶啾軟掌

久不決爾來又徂秋橋山日月迫府縣煩差抽史記黃帝葬橋山在

今平州真寧縣先生此詩乃癸卯年之秋也是歲嘉祐八年帝三月十一日葬下詔昭陵方秋時乃府縣差抽山陵事所需也

三事誰敢慙民勞吏宜羞中間罹旱暵學喚兩鳩千夫

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無泥菑堰旋插修前漢蕭

曰貫竹竹之類石菑音其偃切如淳曰樹竹塞水史之口稍稍布插就填塞也破下歲以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多致淪沒

若渭河未漲操棧者相繼也先生編問諸老校校曰木棧之害本不至此

害之耳先生即修橋規使橋前自擇水工棧行無虞乃言於府事得條

籍自是橋前對之食不飽詩今也餘事更違求近日秋雨

足公餘試新筍劬勞幸已過朽鈍不任鍤秋風欲吹帽善九

月九日相溫燕于龍山風吹孟嘉帽落西阜可縱遊聊為一

日樂慰此百日愁

洞霄宮

真境錄云杭州餘杭縣西一十八里有天極山宮曰洞霄舊名天柱觀

上帝高居愍世頑退之哭孔丞詩故留瓊館在凡間青山

九瑣不易到作者七人相對閑論語云作者七人庭下流泉翠

蛟舞洞中飛鼠白鷗翻李白詩仙鼠如白鷗按太白詩序云

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



窈窕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蟾蝠大如鴉按仙經蟾蝠一名山鼠千歲之後翽白如雪棲則倒懸云輶軒使者絕代語之蟾蝠自開而東謂之鸞翼或曰飛鼠北燕謂之蟬蝶

奉敕祭西太一和韓川韻四首

子輦曰東軒筆錄云太一宮舊在京城西蘇村

謂之西太一照寧初詔作官於京城之東西隅謂之中太

聖主新除祕祝

漢文帝十三年詔曰蓋聞禍自怨起而福由德興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

除侍臣來乞豐年壽宮神君欲至半夜靈風肅然

志武帝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也

北宮有神仙居壽宮張封演設供具以禮神神明神君來則屑然風生幃帳皆動

童貫道家有言散花玉女侍香金

玉璽親題御筆金童來侍天香

唐李正封詩天香夜襲衣

禮罷祝融參乘

祝融西方炎帝之佐司馬相如大人賦祝融警言而

使陽子前驅已過衡湘

解劍獨行殘月

祭必法服披衣困卧清風夢蝶猶飛旅

枕不寐胡蝶相相然胡蝶

粥魚已響皆枯桐

院水初含曉渌稻花半作秋香皂蓋去迎朝日

皂蓋了

詩東藩駐皂蓋又云皂蓋能忘折野梅今在侍臣言之未詳

紅雲止遠宮墻

島處水上不覓紅雲

次韻子由五月一日同轉對

跪奉新書笏在腰談王正欲伴漁樵

揚雄長楊賦上有不

陽豈為一門事

唐高祖謂温大雅兄弟云我

宣政聊同五日朝

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

招要後生可畏吾衰矣

後生可畏又曰

刀筆從來錯料堯

前漢方與公謂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

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昌為趙相既行

父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為

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焉

次韻王晉卿上元侍燕端門

月上九門開

楚詞云虎豹九關

星河繞露臺

故事上元

君方枕中夢

太平廣記有客於邯鄲逆旅遇呂仙

我亦化人來

周穆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

臺高丈餘優人

姬女皆列其上

之宮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

光動仙毬縷香餘步輦回上元端門放燈至夜闌綵山上相從  
穿萬馬衰病若為陪下仙毬則天子乘步輦還內

次韻蔣穎叔錢穆父從駕景靈宮二首

歸來病鶴記城闈丁令威化鶴而歸作人舊踏松枝雨露

新半白不羞垂領髮潘安仁秋興賦素髮以垂領軟紅猶戀屬車塵前

戲語有西湖風月不如東華軟紅香上兩收九陌豐登後司馬相如諫射獵書云化

屬車之清塵又杜詩豈無絺紹血雲沾洒駕車塵乘輿在前又有副車八

十一乘隨之不敢指麗三元下降辰粗識君王為民意不才何以助精禋安城中八街九陌

以享曰禋與君並直記初元白首還同入禁門玉殿齊班容小語霜相廷壬申是歲南郊先生為鹵簿使

稽首泣微温適與穆父並拜廷中地皆濕相與小語道之病貪賜

茗浮銅葉言茶盞也老怯香泉灑寶樽回首鸚行有人傑

此知善勇是游魂魏文帝苦哉行假氣遊魂魚

冷昔蔣穎叔二首

色從景靈宮

道人幽夢曉初還已覺笙簫下月壇風伯前驅清宿霧祝

融驂乘破朝寒屈原遠游賦風伯為余前驅兮辟氛氣而清

姿連壁從多士晉書夏侯湛與潘岳交善每妙句鏘金和八鸞

退之荆潭唱和詩序鏘鏘發金石已向詞臣得頗牧時穎叔新除

幽眇感鬼神詩丞民云八鸞為鏘鏘宗召對邊事誠奏破卷之狀上曰吾不意頗牧在吾禁中乃以為郊寧

使節度路人莫作老儒看

疑祥池

似知金馬客馬援傳曰武帝時善相馬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

時夢碧雞坊漢有金馬門待詔者在焉故學士謂之冰雪銷

殘臘煙波寫故鄉命工人寫其宮室於宮中寫之鳴鑿自容與

立馬久回翔皆徘徊之意乞與三韓使三韓高麗國別名新

有辰韓弁韓馬韓也

圖到樂浪時高麗使在都下每至勝境輒圖畫以歸厚前漢武帝元  
圖畫見開志高麗國與寧甲寅歲遣使金良鑒入貢訪中國圖畫鈔意  
購求精者十無一二然猶費三百餘緡丙辰冬復遣使崔思訓入貢  
因將帶畫二數人乞奉寫相國寺壁畫歸國詔許  
之於其盡摹之持歸其畫人頗有精於筆法者

上元侍飲樓上三首呈同列

澹月疎星遶建章前漢武帝時栢梁災於是作建章宮宮度為十門萬  
戶言在未史仙風吹下御爐香武帝大初元年作建章宮宮度為十門萬  
西長安城外侍臣鵠立通明殿德護明聖保

真朝玉皇大觀其額曰通明不曉其旨因焚香告曰通明之誼竊所  
未喻敢祈真教真君曰上帝升金殿殿之光明照於帝身身之光明照  
於金殿光明通徹故為通明殿一朶紅雲捧玉皇  
載玉帝常有紅雲擁之雖真仙

薄雪初銷野未耕賣薪買酒看升平續仙傳許宣平傳云  
吟曰買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吾君勤儉倡優拙史記秦昭王謂范雎曰吾  
亦不得見

是曲豈年有笑聲  
女病杜詩萬馬群杜詩九衢人散月紛紛杜詩歸來

一點在猶有傳遺細君侍飲  
朔伏日詔賜從官肉朔拔劍割肉  
太官奏之朔日歸遺細石又何仁也

永安宮今之遺址也  
即古之遺址也

千古陵谷變詩云高岸為故宮安得存徘徊問耆老惟有  
永安門遊人雜楚蜀車馬晚喧喧不見重樓好誰知昔日  
尊吁嗟蜀先主兵敗此亡魂陸議大破先主軍先主還殂于永安  
官只應法正死使公去遭燔  
蜀兵既敗諸葛亮勸曰法孝直若  
必不傾

渚宮子由同賦此詩云楚塞多秋水荆王有故宮又云  
相東晉宗子高氏其元戎襲沿長千尺開亭費萬千

渚宮寂寞依古郢楚地荒茫非故基二王臺閣已鹵莽湘東  
氏何況遠問縱橫時楚王獵罷擊靈鼓猛士操

船張水嬉釣魚不復數魚鼈大鼎千石烹蛟螭當時郢人  
架宮殿意思妙於般與倅飛樓百尺照湖水上有燕趙千



著黃雨寒妻九要及清閑同笑語行看衰病費扶塲花前白  
酒傾雲液梁劉孝標啓云戶外青驄響月題莊子齊  
不用臨風苦揮淚君家自與竹林齊以月題疏  
其兄原父同時之歎然其兄子仲馮今為起居舍人晉  
書阮籍與山濤王戎輩為竹林之遊而籍兄子咸與焉

再和

當年曹守我膠西曹守言劉貢父也膠西共厭餽糟與汨

泥楚詞漁父謂屈原曰世人皆濁何不與其泥自古赤丸成習

俗西漢朱博傳永始間長安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因公黃犢免提

攜龍其逐令民賣劍買牛賣刀生還各有青山興病起猶能小

字題莫怪歌呼數相和曹參聞相舍後園吏醉歌曾將獄市

寄全齊真父為曹州盜賊皆奔解竟蓋嘗有詩云從教晉盜稍奔秦

細子由余夜元日省宿致齋三首

江湖派落豈關天禁省相逢亦偶然等是新年才相見此

身應坐不歸田衣平子

白髮蒼顏五十三按年譜云元祐三年戊辰家人強遣試春

衫朝回兩袖天香滿杜詩朝罷香煙滿袖頭上銀幡

笑阿咸阿咸杜位也乃老杜之從弟老杜於杜位宅守歲詩曰

當年踏月走東風坐看春闈鏤醉翁歐陽永叔自號醉翁白

髮門生幾人在却將新句調兒童

卧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鏤院

是日苦寒詔賜宮燭法酒書呈同院

微霰霏霏點玉堂日玉堂詳見和詞頭夜下攬衣忙謝

分光御燭星辰爛拜賜心壺雨露香歐陽公

醉眼有花書字大老人無睡漏聲長劉禹錫詩老何

時却逐桑榆暖社酒寒燈樂未央薛令之題東宮詩見之續

陵廟 詩四首

白帝廟 公孫述據蜀自稱白帝改夔子國為白帝城漢光武遣岑彭討滅之

朔風催入峽慘慘去何之共指蒼山路來朝白帝祠  
荒城秋草滿古樹野藤垂浩蕩荆江遠淒涼蜀客悲  
遲回問風俗涕泗閑興衰故國依然在遺民豈復知  
一方稱警蹕萬乘擁旌旗遠略初吞漢雄心豈在夔  
崎嶇來野廟閑默愧當時破甑蒸山麥長歌唱竹枝  
荆都真壯古天柱本經師失計雖無及圖王固已奇  
猶餘帝王號皎皎在門楣

神女廟

大江從西來上有千高山江山自環擁恢詭富神姦深淵  
鼉鼉橫去聲巨壑虵龍頑旌陽斬蛟雪雨移蒼灣見武昌銅  
蜀守降老蹇至今世世連環秦時蜀守李冰降毒龍蹇氏鎖之於江上水害遂息縱橫若  
無主蕩逸侵入寰上帝降瑤姬來處荆巫間宋玉神女賦云

瑤姬未行而三封于巫山之臺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旦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神仙豈在猛玉  
堂幽且閑飄蕭駕風馭持節朝天關倏忽巡四方不知道  
里艱古粧具法服遂殿羅煙鑲百神自奔走雜沓來趨班  
雲興靈怪聚雲散鬼神還茫茫夜潭淨皎皎秋月彎還應  
搖玉佩來聽水潺潺

黃牛廟 黃牛山下有難名黃牛難南岸重嶺疊起高崇間有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人迹斷絕莫得而究焉

江邊石壁高無路上有黃牛不服箱詩脫彼牽箱不以服箱廟前行客  
拜且舞擊鼓吹簫屠白羊山下耕牛苦磽确兩角磨崖四  
蹄脫青芻半束長苦飢仰看黃牛安可及

穎大夫廟 穎考叔也廟在汝州穎橋事見新茶送程朝奉注

人情難強回天性可微感世人爭曲直苦語費搖撼大夫  
言可柔暴主豈白慘荒祠旁孤塚古隧有殘坎謂鄭莊公  
而與其母相見者七年悔其不肖世亦貴其膽不解此微言脫衣徒勇

敢始皇即駕臨執口始皇即駕臨執口  
鹿心親迎其母

墳塋

詩三首

同年程德林求先墳二詩名鶴

思成堂

宰樹連山谷

伯怒曰若尔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尔曷知出師云宰

也祠堂照路隅養松無觸鹿

許攸於二親墓所列植松曰五

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所犯我下唐儲無日里以  
母喪而廬墓左鹿犯所植松相無量號許曰山林不乏忍犯吾樹耶  
自是羣鹿馴助祭有馴烏蕭放居喪廬前有二慈烏每到臨時  
擾不復振觸助祭有馴烏奇翼悲唯以助哀成公綴有孝烏每  
集其廬舍綴謂有反歸夢先寒食兒啼到白須取老萊子  
哺之德作賦美之

歸真亭

舊日笑桓司馬

宋司馬桓雅為石槨三今師鄭大夫

上有房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房墓連山縣南北之正下  
新鄭城意不忘不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墳之示藏無珍室不取  
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取消水自然之石以為家藏貴不勞工巧  
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吾自表營洛陽城  
東首陽之南將來北域議制不知祖歲月空覺老松梧祭禮傳  
取法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

家法阡名載版圖

前漢原涉傳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於茂

表署曰南陽阡人

肯從謂之原氏阡

會看千字誅木杪見龜趺

龜趺碑制也

葉待制求先墳永慕亭詩

龜趺碑制也

靈區有異產化國無潛珍

王符潛夫論云化國之日舒

百年間簪纓半齊民建溪富奇偉葉氏初隱淪

立俗迂派議

佳哉鬱鬱葱蔥

後漢光武紀論望氣者蘇伯阿見

聯翻出儒將

惟十朱輪前漢揚雄云家方隆

舊栢有烏馴

慈烏名集一樹為巢日午已前馴庭

新松無鹿觸

思成堂詩中

注見上首

舊栢有烏馴

舊栢有烏馴

慈烏名集一樹為巢日午已前馴庭

新松無鹿觸

思成堂詩中

注見上首

舊栢有烏馴



飲味自... 待公歸... 哀父儀為

居室 詩十四首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芙蓉仙人... 桃核為彈... 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

裏黃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出錦繡倚天照海花

無數... 花間石室可容車流蘇寶蓋窺靈宇

動千日... 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

醋仙人一去五十年花老室空誰作主手植數松今偃蓋

蒼髮舞白甲低瓊戶... 仍載胡琴女一聲冰鐵散巖谷海為瀾翻松為舞

紅波碧巘相吞吐徑尋我語覓餘聲拄杖彭鏗叩銅鼓

巖洞知何許門外桃花自開落牀頭酒甕生塵土前年開

問放柳... 是名聞洛下... 遂作不能忘情吟

今年洗心參佛祖夢中舊事時一笑坐覺俯仰成今古願  
君不用刻此詩東海桑田真旦暮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  
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  
田向到蓬萊水又感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  
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矣

### 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

彭蠡蠅東北源廬阜西南麓何人脩水上脩水在南種此一

雙玉雙玉以言公擇昆仲神仙傳陽伯翁有仙人以白石  
數升與之令種云當生美玉果生白壁長二尺者數雙思之

不可見破宅餘脩竹四鄰戒莫犯十畝森似束元稹詩  
建昌宮中滿

我宿裴回不忍去微月掛喬木遥想他年歸解組巾一幅

對牀老兄弟夜雨鳴竹屋蘇州詩那知風雨夜復此對床  
眠

者為柱楣撐者為棟楠卧聽鄰寺鍾書牕有殘燭

### 遷居一首并序

吾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合江樓是月十八

日遷于秋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復遷于合江樓三

年四月十二日復歸于嘉祐寺時方卜築白鶴峯之

上新居成庶幾其少安乎按年譜先生年六十一在惠  
即古白鶴基始營新居至明年乃

前年家水東回首夕陽麗去年家水西濕面春雨細東西

兩無擇緣盡我輒逝今年復東徙舊館聊一憇已買白鶴

峯規作終老計長江在北杜詩七星在北雪浪舞吾砌

浪謂之舞字出杜牧詩云弄水庭前溪風飄翠綃舞青山滿墻頭髮鬢幾雲髻古

云頭上後僧髮高影象宮樣蘇州雖慙抱朴子金鼎陋蟬蛻抱朴子

之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

之尸解仙抱朴子內篇曰按黃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以升仙黃

帝以傳玄子戒之曰此道至重苟非猶賢柳州廟俎薦丹荔

其人雖積金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柳子厚為柳州刺史有廟在羅地韓退之為

了此世念念自惑去塵各有際佛以世為劫念念成劫  
言光景之速也佛以世界為

塵壘壘有奈言下觀生牛息相吹等蚊蚋莊子野馬也塵埃也

白鷓峯新居欲公夜過西鄰翟秀才二首明按先

居比皆在新居之西

林行婆家初閉戶傳燈錄淨盂和尚有凌行婆來禮拜問師云盡

帖云林行婆當建香與之到日告便送去也非古人前注非也翟夫子舍尚留關連娟缺月黃

昏後退之秋懷詩寒雜縹緲新居紫翠間紫翠山色也

翠杜詩縹緲繫悶豈無羅帶水韓退之云水作青割愁還有

劍芒山柳子厚云海上尖峯若劍芒秋中原北望無歸日鄰火

村春自往還杜詩村春兩

壺間畢卓防偷酒晉書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部釀酒熟卓因醉

壁後匡衡不點燈西京雜記匡衡好讀書家貧待鑿

平江百尺井盧全詩輓蠶無繩井要分清暑一壺冰鮑明

如王壺水盧全詩輓蠶無繩井佐卿恐是歸來鶴

律寧非過去僧明皇雜錄開元中房瑄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

中來往本何曾杜詩應同王祭宅留并峴山前先生詩意蓋以

次韻子由所居六詠

堂前種山丹丘濬詩十年蹤跡滯錯落馬腦盤唐書裴

遮畝獲馬腦盤廣二尺文采粲然軍吏持之趨

收辟寒曹陽雜俎魏明帝時昆明國貢辟寒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

樂不知行路難行路難言悲傷世路艱難及離

詩人固多感花發杜詩春日春盤細石榴有正色

生菓忽憶兩京梅花發

下卷

下卷

下卷

**玉樹**莊子四子物名  
天下之正色哉  
非其懷虛而無證而謂自然生之  
泉宮此有槐樹今謂之玉樹  
賦所謂玉樹青葱者則玉樹  
玉樹者乃借左思論湯雄玉  
樹之名為虛故云真虛名耳

**重九纈菜兩鮮明**

幽居有古意義并分西墻誰云三伏熱止須一杯涼先生坐

**忍渴羣器自披猖**

北史王暕傳帝欲以暕為侍中暕曰衆

**散徐酌飲逡巡味尤長**

晉阮籍嘗醉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

**先生飯土留**

韓子堯舜飯無物與劉義唐書劉義持韓愈金

得爾不若與

何以娛醉客時嗅砌下花井水分西鄰竹陰借

**東家蕭然行脚僧一身寄天涯**

致按先生在惠州與廣西憲

**東齋手種石**

幾口長知有桓司向榛莠為遮藏桓司

馬應子下宋司桓

禮大樹下宋司桓

注妄引桓桓墓在徐州所種桓在其墓下

馬云者恐桓桓墓在徐州所種桓在其墓下

**南臺松新枝出餘僵年來此懷抱豈敢驚凡亡**

莊子楚王

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為喪吾存夫凡之亡

**新居已覆瓦無復風雨憂**

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

動安如山

揚子曰震風凌橙栽與籠竹小詩亦可求甫憑何

雨然後知夏屋之為解蒙也

十少府豈不覓橙栽絕句云飽聞橙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又有從

葉籠竹和煙滴露稍尚欲煩貳師刺山出飛流漢書一師將

**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欣然而作**

幽居亂蛙聒生理半人禽楚然已可喜莊子述空虛者聞

聞絃誦音兒聲自圓美唯家兩青於詩青青子衿注云青於

且欣習齊咻孟十有楚夫欲其子之齊語也使齊人傳之未敢

笑越吟史記莊周越人江楚在病楚王曰易越之辭人也今

起韶石唐張九齡韶州曲江姜子家日南姜子姜公輔

豈然安知不生今海闊尚挂斗天高欲橫參荆棘短墻缺

燈火破屋深引書與相和置酒仍獨斟可以侑我醉琅然

如玉琴杜詩泉聲帶玉琴又李白詩長作玉琴聲

新居

朝陽入北林古樂府吳子夜四竹樹散疎影杜詩月短

籬尋丈間寄我無窮境舊居無一席逐客猶遭屏結茆得

茲地翳翳村巷永陶淵明歸去來數朝風雨涼畦菊發新穎

俯仰可卒歲詩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何必謀二頃秦使我有

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貧家

貧家淨掃地女好梳頭下士晚聞聊以拙自修

道雖晚而以扣門有佳客一飯相邀留杜詩一飯

草此客未易媮慎勿用勞薪晉書荀勗常在帝坐進飯謂

信帝遣問膳夫乃感我如薰蕕左傳曰一薰一德人抱衡石

銖黍安可度衡石者秤也銖黍言一銖一黍

堂宇

中隱堂詩

并叙

岐山宰王君紳其祖故蜀人也避亂來長安而遂家焉

其居第園圃有名長安城中號中隱堂者是也予之

長安王君以書戒其子弟邀予遊且乞詩甚勤因為作

此五篇前地理志京兆尹縣十一其一曰

去蜀初逃難遊秦遂不歸園荒喬木老堂在昔人非

城郭雖故人非古詩數石清泉激開門野鶴飛杜詩野

云山川良是昔人非

退居吾父念長恐此心清此篇以言王君之祖自蜀而來長安也杜詩翻用寸心違

徑轉如脩蟒坡垂似伏螭樹從何代有人與此堂高好古嗟

生晚退之石鼓詩云偷閑厭久勞王孫早歸隱塵土汗君

袍此篇以招王君之歸也劉安招隱士云王孫游兮不歸又塵機

晉王導嘗遇西風起舉扇自蔽曰元規塵土汗

人退之詩勿使塵泥汙樂天詩青袍塵土泥

二月驚梅晚幽香此地無此二句叙堂前景也蓋長安梅花最

恨故園隔空嗟芳歲徂春深桃杏亂笑汝益羈孤此篇

也落句汝者指梅花也杜甫於使明花云涼風蕭蕭吹汝急此託

翠石如鸚鵡何年別海墻此篇專詠石也杜詩万里戎王子

莫隨南使遠載壓渭舟偏已伴喬松老那知故國遷此意者

此石乃漢唐故金人解辭漢汝蜀不泊然李賀有金銅仙人

既城更幾姓西都賦曰三成都漢之姓符後秦又據之姓

到處有殘碑古隧埋蚪蚪崩崖露伏龜英公疎

嶺何須到韓公浪自悲退之詩嶺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

南溪之南竹林中新構一茆堂予以其所處最為深

邃故名之避世堂賢者避世

猶恨溪堂淺更穿脩竹林高人不畏虎避世已無心曰晉史

其上游名山歷華陰之崖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苦覆於

害子仁杜詩更議居隱几頽如病忘言兀似瘖莊子南郭子

遠林遊喧甘猛虎以喪其耦又仲尼見茆茨追上古史記李斯言

温伯雪子而不言史記李斯言

以喪其耦又仲尼見史記李斯言

温伯雪子而不言史記李斯言

温伯雪子而不言史記李斯言

温伯雪子而不言史記李斯言

温伯雪子而不言史記李斯言

温伯雪子而不言史記李斯言

温伯雪子而不言史記李斯言

温伯雪子而不言史記李斯言

不剪艾 冠蓋謝當今 曉夢猿呼覺 秋懷鳥伴吟 暫來聊解

帶屨去 欲攜衾湖上 行人絕 塔前暮靄深 應逢綠毛叟 扣

戶夜抽簪 皮日休詩劉根昔成道茲焉四百年 鮮純被其跡號為

解人行而前師曰爾何特至此其物曰 爾知晉宋乎 爾知姚泓乎 我則泓也

### 秀州僧本瑩靜照堂

鳥囚不忘飛 馬繫嘗念馳 靜中不自勝 不若聽所之 君看

厭事人 無事乃更悲 史記陳軫謂犀首曰公何好飲也 貧賤

苦形勞 富貴嗟神疲 作堂名靜照 此語子謂誰 江湖隱淪士

豈無適時資 老死不自惜 扁舟自娛嬉 從之恐莫見 況肯從

我為 此篇先生主意以言僧不便可謂之靜蓋言凡天下之人或

鳥不志飛馬常念馳未嘗無意於動也如鳥之囚如馬之繫本亦處靜矣而

聽其飛馳矣故厭事在動為之中既已厭之矣及其無事之間則又悲

也貧賤之勞形與富貴之疲神曷嘗靜而無事哉乃更謂本瑩之為此

堂將以告誰而能靜也惟隱淪於江湖者以扁舟為樂不以適時為事

而後能靜如是之人從之猶不可而況從我輩

乎觀此亦以幾本瑩之在人間亦不徒然耳

石菴君舒醉墨堂 承相及郡呂公微 仲亦薦不達而卒

人生識字憂患始 杜詩子雲云 姓名粗記可以休

成其季父 梁忠之籍曰善足以記 姓名而巳不足學請學萬人敵

何用草書誇神速 張衡賦神儻以凝愁 行總角草書

又神速世上 兒子徒紛紛 開卷懍懍况令人愁

嘗好之每自笑 君有此病何年瘳 自言其中有至樂 適意

無異逍遙遊 莊子有至 樂逍遙遊二篇 近者作堂名醉墨 如飲美酒銷

百憂 乃知柳子語不妄 病嗜土炭如珍羞 柳子厚字古崔 書皆病癖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嗜土炭嗜

酸鹹者不得則大戚顧吾子之意亦戚矣 君於此藝亦云至 堆

墻敗筆如山丘 唐長 沙僧懷素好草書 棄 筆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塚 興來一揮百紙盡

駿馬倏忽踏九州 我書意造本無法 杜詩 景宗為人自恃尚勝書字 不離不以問人皆以意造

點畫信手煩推求 胡為議論獨見

假隻字片紙皆藏收 不減鍾張君自足 王右軍云吾真書過 鐘而草故不減張僕以

為真如鍾意不及張見法 下方羅趙我亦優 羅叔景趙元嗣與張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  
帖懷素書鍾繇張芝也 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不須臨池更苦學字取絹素充

次韻子山綠筠堂 熙寧元年戊申作

愛竹能延客求詩剩挂墻風稍千毒亂 宋子京詩 月影

萬夫長 杜牧晚晴賦竹林外裏方十 谷鳥驚棊響晉山峰識

酒香只應陶靖節會聽北窓涼 陶潛云夏月虛閑高卧北窓

世號曰靖節先生

傅堯俞濟源草堂 堯俞字欽之孟州濟源縣有別業

微官共有田園興 田園將蕪胡不歸 老罷方尋隱退廬栽種

成陰十年事 史記十年之計樹之以木 倉皇求買萬金無先生卜築臨清

濟 王聖山名阪水係濟源王所理 喬木如今似畫圖鄰里亦知

偏愛竹春來相與護龍雛 後漢方技傳費長房以青竹投葛陂中化為龍

襄河記平仲宣多種竹或為嬰兒人因其文仲宣曰我性與竹好酒欲令此二物相並耳

越州張中舍壽樂堂

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府 後漢逸民傳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 高

入自與山有素不待招邀滿庭戶卧龍蟠屈半東州萬室鱗

鱗枕其股背之不見與無同狐裘反衣無乃魯 揚子薦匡衡於史高曰富貴

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 張君眼力觀天奧 退之詩能遣荆

榛化堂宇持頤宴坐不出門 莊子漁父左手據膝右手持頤 况攬竒秀得十

五 唐史 才多事少厭閑寂卧看雲煙變風雨笋如玉筋

堪如篔簹強飲且為山作主不憂兒輩知此樂 謝安嘗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傷

於京樂與親友別作數日惡義之曰年在桑榆自 但恐造物怪

多取春濃睡足午牕明想見新茶如潑乳

海會寺清心堂 今在無量壽佛閣西北法照大師房舊有石刻今亡

南郭子綦初喪我 莊子南郭子綦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西來達磨尚求心



傳錄載慧可謂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悟道此堂不說有清濁遊客自觀隨淺深兩歲頗為山水役一溪長照雲空相侵即錦溪也下餘杭即為苕溪紛紛無補竟何事慙愧高人閉戶吟

### 刁同年草堂

不用長竿矯繡衣

晉阮咸與叔父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綉

樂目咸以竿挂大憤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南園北第兩參差青山有約

長當戶流水無情自入池歲久醱醱渾欲合春來楊柳不

勝垂

杜詩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主人不用忽忽去正是紅梅着子時

### 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韻

高會日陪山簡醉

山簡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飲于習氏之地輒醉名曰高陽池矣

狂言屢發次公醒

蓋寬饒字次公曰母多酌我我乃醒在魏其笑曰次公醒而在何必酒也酒如人

面天然白

傳錄云我子天然

山向吾曹外青江上飛雲

東北固檻前脩竹

北固關在鎮江西北蓋先生自六朝

興廢餘丘壘

劉夢得西塞懷古云西晉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

龍用此意也空使英雄笑寧馨

英雄言桓溫也孔子家語言少正卯曰此乃人之姦

主五十六年陳陳空使英雄笑寧馨

姦雄言桓溫也孔子家語言少正卯曰此乃人之姦

州陸沉百年丘壘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寧馨兒王夷甫也王衍

字夷甫物角嘗造山濤濤差嘆良久既去日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此

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宋發帝子業世凶特其

母疾篤召之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其母怒謂侍者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 蘇州姚氏三瑞堂

姚氏世以孝稱熙寧六年

君不見董邵南隱居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令

董召南壽州安豐人家有乳

雞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為作詩

董出而求食雞為拾虫蟻以哺

其兒兒不食焉則以翼覆之韓愈為作董生行云壽州屬縣有安豐

唐貞元年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人曰嗟哉董生孝且

慈人不識惟有天公知生祥下瑞無時期家有乳狗山求食雞來

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虫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全篇見退之文集

爾

來二百年名與淮水東南馳此人世不之此事亦時有楓

橋三瑞皆目見吳郡圖經云楓橋在吳縣西九里天意宛在虞鯨後虞有鯨氏所自出惟有此詩非昔人君更往求無價手

西齋

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牀晉武賜賀循以六尺牀又賀革有六尺牀杜牧之詩平生尺牀病夫朝睡足危坐望日長昏昏既

非醉踽踽亦非狂孟子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褰衣竹風下穆然中微涼

起行西園中草木含幽香榴花開一枝桑棗

沃以光日詩桑之葉沃若鳴鳩得美蔭莊子有一蟬方得美蔭以忘其身困立

忘飛翔黃鳥亦自喜新音變圓吭謝靈運詩園柳變鳴禽杖藜觀物

化亦以觀我生劉禹錫賦觀物之餘遂觀我生萬物各得時我生日皇皇周明云善萬物之行休

張安道樂全堂莊子樂全之謂得志

列子取風外不惡猶似在生幾數數列子逍遙篇曰列子取風外不惡猶似在生幾數數

步兵飲酒中散琴嵇康琴賦

於此得全非至樂樂全居一全於天莊子聖維

擊之室空脩然維摩經言舍利弗來見其室中無有林坐維摩見

平生痛飲今不飲無琴不獨琴無絃陶潛蓄素琴一張

我公天與英雄表龍章鳳姿照魚鳥嵇康琴賦

但令端委坐廟堂晉謝鯨曰端委廟堂使百僚

北狄西戎談笑了如今老去苦思歸小字親書寄我詩

試問樂全全底事無全何處更求虧

張寺丞益齋

張子作齋舍而以益為名吾聞之夫子求益非速成子曰

成者也欲速成者也

壁言如遠遊客日夜事征行今年適燕薊明年走蠻

荆夷觀盡滄海西涉渭與涇歸來閉戶坐八方在軒庭又如

學政囚人識病由飽更風雨晦明淫淫左傳天有六氣淫生六疾淫淫疾陽淫熱疾風淫未疾雨淫腹疾淫心疾跛躄疴聾盲虛實在其脉靜躁在其形榮枯

在其色壽夭在其情苟能閱千人望見知死生為學務日益此言當自程為道貴日損此理在既盈老子為學日益為道日損願

君書此詩以為益齋銘

杜介熙熙堂

字幾先

崎嶇世路最先回窈窕華堂手自開

窈窕深遠之義歸去來辭云窈窕窕以尋壑亦

崎嶇而吐吐何曾書怪事

浩難被放點口無怨言但終日書空作吐吐怪事四字而已

熙熙長覺似春臺

老子衆人熙熙如享大年如登春臺

方求

韓細詩琴彈碧玉調壺養白珠砂神黃紙紅旗心已灰

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遙想閉門投書飲

前漢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閉門取客

車轄投井不得去

賢懷智以鷄雞助作琵琶

和野子駿州新堂月夜二首

去歲遊新堂風雪銷後

半簷水泚上千尺柳佳人如桃

李胡蝶入衫袖山川今何許

此言輟歲月

不可思駛若舡放流敏系華真一燕

月依然照杯酒李白詩但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應憐船上人坐穩不知

漏杜詩坐

明月入華池反照池上堂堂中隱几

孟子隱几而心與

水月涼風螢已無迹露草時有光起觀河漢流杜詩河漢流

千指調絲簧先生病不飲童子為燒香獨作五字詩清絕

如韋郎白居易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弊詩成月漸側

皎皎兩相望

雪齋

杭僧法言作

君不見崑崙山西雪千里

宋玉招魂云曾冰我我飛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

底唐李德裕曰維州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春風百日吹

不消五月行人如凍蟻紛紛市人爭奪中誰信公言似贊

公告大雲寺主講在秦州老杜與之往還所謂與子成人問熱

惱無處洗華嚴經云以白旃檀塗身能除一切熱故向西齋作

雪峯我夢扁舟適吳越長廊靜院燈如月開門不見人與牛

王鞏清虛堂晉阮瞻字千里清虛寡欲自得於懷定

清虛堂裏王居士閉眼觀心如止水莊子莫鑑於流水

隱几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頽成子侍於前曰何居乎形固可

也吳興太守老且病堆案滿前長杜詩簿書願君勿

笑反自觀夢幻去來殊未已史記陳軫謂犀首曰

趙閱道高齋高齋居之首終忘事何好飲也

見公奔走謂公勞聞公引退云公高趙清獻公年未七十告老

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

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築之虬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必提舉浙

東西常平以使其養虬復侍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

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公心底處有高下夢幻去來隨

所遭不知高齋竟何義此名之設緣吾曹公年四十已得道

俗緣未盡餘伊臯伊則伊尹臯則臯陶言尚餘經濟之具功名

富貴俱逆旅莊子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黃金知繫何人

袍超然已了一大事所謂了生死之說掛冠而去真秋毫

乃知賢達與愚陋豈直相去九牛毛或問華譚曰諺言人之相

對曰智者計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長松百尺不自覺企而

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

史陶引景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

坐看猿猿落置罔兩手未肯置所操

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

對曰智者計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長松百尺不自覺企而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

羨芳蓬與蒿韓詩自勉我欲贏糧往問道莊子南榮  
糧七未應舉臂辭盧敖謂觀乎六合之外若士舉臂而歛身遂入  
雲中教歎曰酒黃鶴之與壤蟲不亦悲哉

南堂五首

江上西山半隱堤此邦臺館一時西南堂獨有西南向東坡  
圖云南堂在州治南一里俯臨大江卧看千帆落淺溪劉禹錫詩沉

暮年眼力嗟猶在多病顛毛却未華蔡邕賦華顛文故作  
明總書小字更開幽室養丹砂按先生與王定國書云近有

他時夜雨困移床蘇州詩那知坐厭秋聲點客腸點字  
亦猶李賀云吳一聽南堂新瓦響以謂東鳩小荷香

山家為割千竿蜜稚子新田五畝更有南堂堪著客不憂  
門外故人車

掃地燒香閉俗眠客來燕竟知何處挂起西窓浪接天

陶子駿佚老堂二首

文舉與元禮尚得稱世舊後漢孔融字文舉年十歲隨父詔京  
士質勃外自非當世名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

子乃其後掛冠不待年陶弘景奉朝請脫朝亦豈為五斗陶  
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奈何

引余增損謂之歸來引千載信尚友相逢黃卷中  
就聲律謂之歸來引

否陶淵明語客云我醉欲眠卿且去矣君醉我且歸明朝許來  
李曰詩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

我從廬山來日送孤飛雲唐史伏仁傑過太路逢陸道士知

是千歲人試問當時友虎溪已埃塵陶淵明友善慧遠送客不道

靜溪而送猶似聞佚老堂知是幾世孫能為五字詩仍戴鹿

酒巾陶潛郡將侯之值其酒熟人呼小靜節自號葛天民

溪陰堂

白水滿時雙路下綠槐高處一蟬吟酒醒門外三竿日南齊

陰書天文志永明五年十一月丁亥日出三竿失色卧看溪南十畝

登州孫氏松堂

萬松誰種已攢攢杜牧晚晴賦甲刃從半嶺蒼髯映此邦

露重珠纓蒙翠蓋風來石齒碎寒江孟郊浮空兩

竹橫南閣倒景扶桑射北窗景扶桑言日也梁元帝纂要

逢逢天坐待夕烽傳海嶠重城歸去踏

與趙陳同過歐陽叔預所治小齋戲作

江湖渺故國湖渺齊天風雨傾舊廬東來三十年愧此一束

書退之小兒詩始我來京師止携尺椽亦何有陶潛歸去來云拊牀

我常客居羨君開此室容膝真自餘陶潛歸去來云拊牀

琴動搖弄筆認明虛後夜龍作雨天明雪填渠時方傳雨龍祠

琴動琴然四更風雨夢回聞剥啄退之剥啄行剝誰呼陳趙予

孟當啗我國語晉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玉鱗

添丁添丁詩集中通德起挽蔬通德伶之妾樊通德也能言主

金星魚杜詩泉出巨魚長一醉忘其家史記司馬穰苴曰

金星魚此人丹砂作尾黃金鱗一醉忘其家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

援柶鼓之急 此身自遽際 謂之遽際此身自遽際則簾竹席之謂言

谷林堂

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踈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風初我來適過  
雨物至如娛子穉竹真可人霜節已專車 家語孔子曰昔禹致  
號谿蟬獨清虛寄懷勞生外得句幽夢餘古今正自同歲月  
何必書

眾妙堂

湛然無觀古真人我獨觀此眾妙門 老子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夫物芸芸各歸根 老子夫物芸芸各復其根 眾中得一道乃存 事  
前道人曼起明東軒跌坐 醉失桑

虔州景德寺榮師湛然堂

卓然精明念不起 楞嚴經曰妙精明心又曰精明淨妙 兀然灰槁照不滅 楞嚴經言因戒止  
方定之時慧在定定慧照寂非兩法 楞嚴經言因定發慧又云淨極  
妙湛摠持不動尊 楞嚴經言此楞嚴中全無也 默然真入不二門 楞嚴經

更問江東二語掾

息則默非對語此話要將周易論 蓋聲發則為語聲止則為默  
諸方人人把雷電 把雷電言各擅其權 不容細看真頭面欲知妙湛與摠持  
更問江東二語掾 晉王戎問阮瞻曰聖人貴名教莊老明自然其言同

寒食與器之游南塔寺寂照堂

王錢氏建舊額南塔寺治平中改今額

城南鍾鼓闌清新端為投荒洗瘴塵總是鏡空堂上客

或云鏡空堂張安道之堂也未詳但先生有和聰上人詩云一悟鏡空老始知圓澤賢

紅英掃地風驚鳥曉綠葉成陰雨洗春記取明年作寒

食歲時記去冬至後一百五日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杏花曾與此翁鄰

古寺空杏花兩株能白紅明年更發應更好道人莫忘鄰家翁

張競辰永康所居萬卷堂

張熙明也

君家四壁如相如司馬相如家卷藏天祿吞石渠天祿石渠皆漢

有世南行秘書國朝雜事唐太宗幸有司請載書以從帝曰不須真世南在此行秘書也兒童拍手

笑何事李白詩襄陽小兒拍手鬪擊鼓笑人空腹談

經義未許中印得異書蔡邕入吳得王充論衡以為談助及還人難其才

且與揚雄說四字揚雄說文之異者也清江紫山碧玉環

為老人夜扣關留侯之孫書滿腹詩經書滿腹玉函寶方

何用讀西陽雜俎開元大旱祈雨西域僧請為壇於昆明池之側

濠梁空復五車多惠子多方其

劉壯輿長官是是堂西漢張良傳良嘗遊圯上見一老父

間燕言仁義國語管子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間燕則

是非安可無孟子無是非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徒非

非近乎訛是是近乎諛諛是是近乎諛非非近乎訛不幸而過

當為感麟翁善惡分錙銖抑為阮嗣宗臧否兩舍

糊感麟翁指言孔子也為劉君有家學三世道益孤陳古以

用其說起意

以為此詩

糊其感西符獲麟而作春秋也

劉君有家學三世道益孤陳古以



刺今

厚詩人車陳古

紬史行天誅

紬音去聲前漢司馬遷為絞

如大明鏡百陋逢一姝鶚立時四顧何由擾群狐作堂名是是

自說行坦途孜孜稱善人不善自遠徂左傳羊舌職曰禹願

君置座右後漢崔愛此語禹所謨意謂劉壯與之學議論

所去取之間醜陋者多而姝美者少不逃其明鑑之內又如後鶚之立

夷陵縣歐陽永叔至喜堂

西陵有小邑自古控荆吳形勢今無用英雄久已無誰知有

文伯遠謫自王都人去年年改堂傾歲歲扶追思猶各呂

感歎亦憐朱時朱太守為舊種孤滿老新霜一橘枯清篇留

峽洞醉墨寫邦圖三遊洞有許夷陵故老問行客長官今白鬚

著書多念慮許國滅權娛寄語公知否還須數倒壺

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三



